



繪圖官講集要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5
7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官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繪圖官講集要

宣講集要卷上七

目錄

弟字

大團圓

全家福

士俊歸家

荆樹三田

和睦美報

稽山賞食

兄義弟利

侯氏取針

高二逐弟

仲仁遵批

狗報恩

陸英訪夫

胡耀欺兄

古廟咒媳

宣講集要卷上七

弟字

人生在世除了孝字這箇弟字就是要緊的所以 聖諭頭
 一條就講敦孝弟以重人倫這孝弟二字並題就曉得孝弟二
 字並重了這孝弟二字不惟 聖諭就是那孔孟二夫子也
 是並題如那學而第二面講了入則孝就講出則弟孟夫子於
 梁國齊國兩處都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就曉得這箇弟字如孝
 字一樣要緊怎麼說弟字要緊你們想這弟兄家同一個爹媽
 骨月分脈先生的就為哥哥後生的就為弟弟所以那孚佑帝
 君說得有人生最親切者莫如兄弟怎麼見其親切你看那纔

兩三歲的時候哥哥在那裏坐弟弟定要與他一堆弟弟一走哥哥定要與他一路這就是跬步不離的道理若哥哥拿根竹兒拴根索索在騎竹馬那弟弟就說哥哥慢點我也要騎你看此時這弟兄親切嗎不親切若爹媽拏有糕餅糖食哥哥拏倒便叫弟弟你快來弟弟拏倒便叫哥哥快來爹媽拏有糖食與我你看他你一點我一點的打夥吃何等的和氣至於弟弟不見哥哥就喊來喊去哥哥不見弟弟就找去找來若到夜晚些爹媽叫他去睡弟弟說哥哥都不睡哩就要叫我去睡兩個定要一路睡在床上嘻嘻嘎嘎歡喜不盡爹媽叫他各自好生睡他弟兄還要呱呱的談說不完及至夜深那爹媽點燈去照弟弟

攢在哥哥懷頭哥哥緊緊抱着弟弟你看這番的親愛何等的親切及到天亮兩個不先不後的起來也是一路就是出外去要若有人把哥哥打哭了弟弟也替哥哥痛哭人把弟弟打哭起來哥哥定要報仇你看他幼小時就有箇患難相顧的心思這就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本來的天性人到長大都要像幼小時那番親愛這就是個好人所以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爲甚麼長大來就不相親相愛呢由其把那幼小時那番情形忘却了那幼小時是弟兄長大來也是弟兄若不和氣怎麼使得呢況且這弟兄如手如足怎麼拿手足來比弟弟這手足原有相顧的道理好比那弟兄也是相顧的一樣這弟

續圖言講集要卷一
兄家原有聰明不聰明的有強有弱分家過後有貧有富好比
人的兩手右手靈便左手笨拙右手雖然靈便也離不得左手
那些離不得呢我又講幾件離不得的與你們聽如這右手會
寫字左手不會寫字若是右手寫字沒得錫圈押紙那紙定會
跟着手走又怎麼樣寫得就離不得左手來跟你按着紙你纔
好寫字嗎可見右手寫字也離不得左手右手又會打算盤如
冷天來衣服穿得多袖子統着手右手伸不出來怎麼打得算
盤就離不得左手替右手幫撈起袖子然後纔好打右手又會
拿筷子左手不來幫你你飯也抓不乾淨況且也不好看就離
不得左手幫你端着碗一來也抓得乾淨二來也好看點那右

手又會使力如拿個木頭叫你砍個器皿那左手不來幫你你
一隻手怎麼砍得成器定要左手幫你拿着木頭你要尖纔砍
得尖要方圓纔砍得方圓又如右手使得鋤頭左手不來幫你
拿挖得幾下定要左手來幫你抱着然後纔挖得一塊這右手
雖則靈便那樣離得左手可見弟兄雖則精伶有錢也離不得
那愚蠢沒錢的這兩手也離不得兩鄰如要走別處去拿東西
那腳不替你走手怎麼拿得來定要腳走幾步東西纔拿得到
手脚也離不得手如要走路倒也不要手去帮忙若早晨起來
穿鞋襪未必光着腳穿得上去定離不得兩手然後纔穿得起
襪子這樣看來就曉得弟兄家你離不得我我離不得我又

講個弟兄離不得的道理與你們聽譬如你聰明的在讀書定要學錢學米要穿要吃屋頭没人經理庄稼你看那錢米穿吃從那裏得來定離不得一箇不會讀書在屋頭經理庄務你要錢米穿吃纔有個出處就可見那聰明的離不得那不聰明的道理又講那有功名的弟兄離不得那無功名的弟兄譬如你街上要錢使家中又沒得未必你是個紳士你挑擔糧食上街不成嗎定要叫沒功名的弟兄擔點貨物上街去賣你然後纔有支消又如那家庭地隣有冠帶喜慶的事定要拏個人去相幫你是個紳士未必親自去指桌子端板橙不成定要那無功名的兄弟去幫一個忙然後你纔有人情就可見有功名的兄

弟離不得那無功名的弟兄了又講那有錢的弟兄離不得那無錢的弟兄怎麼說離不得無錢的弟兄那有錢的多被外人相欺盤駁敲釘樵打棒佔你自家有錢總不肯捨死那沒錢的弟兄就肯出頭念得與你同爹同媽替你打搥替你角孽不顧生死只要有錢的弟兄没事了何嘗辭點勞苦這樣看來你說那有錢的弟兄把那沒錢的弟兄離得嗎離不得既然離不得這聰明的要好生待那不聰明的有功名的要厚待那沒功名的有錢的定要提挾那沒錢的果能相親相愛大不欺小小不欺大這纔叫手足弟兄如今世上那弟兄不和的非不曉得弟兄是手足不當失和氣的竟自失了和氣者這是什麼緣故第

一由其聽婦人家的枕頭狀，怎麼叫做枕頭狀？兩口子睡在床上，那婦人與你同個枕頭，在你耳朵旁邊悄悄的奪禍，奪些甚麼禍？是那做嫂嫂的，就在那做哥哥的面前說道：你在當家理事，早去晚回，受了多少風寒，爲錢爲米，得罪了多少朋友，少錢缺米，受人多少言詞，勞心費力，無非望一家人好，你看那兄弟兩口子，全不感你一點情，他還要說閑話，講你穿得好吃得好，不做活計，終日在外躲懶，又說你偷私顧己，兼之在我屋頭凡事要我一個人，全沒得一個幫手，那弟兄兩口子，你怕像個樣子？弟弟天天在屋裡睡覺，全不上山經理活路，幫他婦人搬柴討菜做飯，引娃娃，我勸你這個大儂子，趁早分開，免得後來生

禍患，你看再等三五年，你與兄弟黃河都洗不清，不打官司，就會遭人命，我說你不信，你過天漫漫的看看，我說的話是真哩，是假哩？做哥子的人聽得這番話，我就將大義來說，把婦人的話折倒，怎麼樣說呢？說那老弟是與我同爹同媽的兄弟，姊妹是我爹媽接的，都是我爹媽心痛的人，他就懶惰不懂事，是他年輕，我們兩個人要好生耐煩教他，他就不會說得話，要好生待他，怎麼與他論得長短，使我爹媽氣惱呢？這纔算是好哥哥，耳朵硬健，不枉自叫做男子，若是那沒得見識的，他就耳朵上硃毛錢，竟自聽進去了，心頭夾箇鷺子，石懷恨在心，獨不聞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這嫂嫂會告枕頭狀，兄弟媳

婦他會告又怎麼樣告法呢也在那兄弟面前說道你在屋頭做活路一天累到黑與那長工一樣的苦哥哥當家多少受福穿也比你穿得好吃也比你吃得好連他的婆娘兒女都比我們穿吃得好些他還講你在屋頭不做活路說我算不得人他又偷私落已況且他的兒女又多一年要絞我們多少兼之他的娃娃打着我們的娃娃他還倒轉把我們的兒女咒罵不堪我又聽見嫂嫂說他今年不接媳婦明年定然要接今年不嫁女明年定然要嫁依他口氣說來一百串錢都辦不下我跟你說趁早分開免得與他措包是那懂事的兄弟聽到這一番話他就將大義把那婦人說倒我們哥嫂他的年紀大比我們

懂事些纔好當家理事他何嘗偷私落已就是他的兒女多也是我爹媽的孫男孫女他的兒女沒得哥哥嫂嫂我們也要嫁娶怎麼說是措包分家豈是好事你看世上那吵分家的人不上三五年多半枯敗的這樣答應婦人纔算是好兄弟若那沒見識的人竟自聽了婆娘話愛聽婆娘話的人就是叭耳朵你說叭耳朵是個什麼東西就是一個豬你看豬的耳朵可是叭的你是個人爲什麼要學那個豬樣樣這枕頭狀要怎麼樣纔打得斷呢你不聽他的他又在你耳朵旁邊鬪得癢蘇癢蘇的他也難得不聽想睡着又沒得瞌睡怎麼又睡得着呢我跟你門講個方法拿手捏住鼻子做粧扯鼾任他過來我也扯鼾過

去我也扯軒任他說過蓮花現我總是不張他他自然沒趣我再與你們講個良方子儘他說完你一翻就爬起來大聲高氣與他一吵說道我們哥哥他都這麼樣說我嗎我們老弟定然沒得此事定是你這個婆娘說白話那婦人家有些話過不得經定要扯住你的辮子用手蒙住你的嘴叫你不要吵你還要高聲大氣越見的吵等他哥哥弟弟聽倒及到三人對面把他話一抵白了就與他幾箇耳巴子我又跟你們講個打得贏纔動手你若打不贏莫上當呀若你事過之後方纔好生說他你某天說哥哥弟弟的話是真是假你怕我不明白你不說在我耳朵裏我耳不聽心不煩我們弟兄不失和氣我弟道無虧爹

媽歡喜我孝道無虧若是我們弟兄吵鬧是我不盡弟道的過惡惹着爹媽惡氣是我不孝的罪惡我有這些惡罪固你起見你也是有過的故我打你兩下免你二回造罪弟兄果能如此那有不和氣的道理弟兄不和又有爲積私房起見的若一積私房錢總有多有少那弟兄見你的多他的少不講你刻矚大衆的錢他定要偷私落已叫婦人顧喂雞鴨不顧糧食你若看不過意定要說他他定要與你角孽這就是不和的道理人要曉得命該發財就不積私房也會發財的你命該窮就多積私房後來也是會窮的那俗話說得有命帶入合米走盡天下不滿升又說命有終須有命無莫強求這樣看來又何必積私房

不積私房，弟兄那有不和氣的。弟兄不和，又有爲財產起見的。這銀子錢米，弟兄家不要見盡，家囊大，頗倒拏一兩百串錢吃虧，家囊小，拿二三十串錢來吃虧，自然不得角孽。那有等人說：我怎麼肯吃虧？要曉得吃得虧來，終是福。這人的富貴由天，我命該發財，就多吃些虧，我也會發財的。你們不信，我又講與你們聽。譬如你們地方中有一個人，在弟兄面前吃得虧，個個總講這個人待得弟兄好。後來子孫定會昌大，你想他把弟兄待得好，並未把你待得好，你也要這麼樣誇獎他，難道天老爺不這樣喜歡他。皇上也是這樣望他，他豈有個不好的道理。我又回頭一想，讓些錢米與我弟兄，我弟兄是我爹媽的兒子。

讓了弟兄，猶如讓了爹媽，一般豈不是一件好事？且問你把錢米爭些來，拏與那個，定是交與自家兒孫，且問你自己身子與爹媽身子，那個貴尊點？你只顧自己生的兒子，不顧爹媽的兒子，這就是重己輕親。你說有過無過？況且地方中有些爹媽沒有個錢分與他，還分些賬目，要說還這等人未必不與家立業嗎？我的弟兄爭多，我就當着爹媽沒錢分於我一樣，是這樣想。這麼樣得去角孽呢？又講這產就是田地，分家之時，那有一個多佔一塊田，多佔一塊土的道理？總是分家過後，或爲田邊分界不清，就是哥哥爭我的，當作爹媽當日，前未曾與我買這個田邊地界一般。我再退後一步，當作這個田地是我哥弟的，他

送我種只要這箇田邊地界從這麼樣想一天雲都散了你若不相讓定然要打官司弟兄爲邊界打官司譬如那捨金打鯉一般怎麼叫捨金打鯉如見一個鯉魚在河頭拿錢去打來吃我既有錢何不該去買些來吃爲甚麼要拏錢去打呢這弟兄有錢去打官司何不拿錢去買些田地怎麼要打官司去爭喲這打官司每人至少要使二十串錢兩家共總就有四十串你想那爹媽當日買田置地操心費力苦了多少他還是想兒子和氣保守嗎還是想兒子弟兄相爭打官司喲你弟兄打起官司來你說那爹媽惹氣嗎不惹氣那爹媽當日前受了千般苦楚今來惹氣且問你的心頭怎麼忍得下去況且這田邊地界

一年總出不到一串錢的利息你縱爭到手來每年所得不多你拏二十串錢去打官司去錢永不得手一年要折三串利錢你說爭的強嗎不爭的強呢你若讓他留得二十串錢不打官司每年加二放利到二十年上利上生利就有六百四十串錢又管買多少田地你說讓的強嗎不强人總要想着這點道理切忌不要糊塗那弟兄不和又有爲朋友刁唆的要曉得這朋友雖屬五倫總沒得弟兄親切既沒得弟兄親切爲什麼要聽他刁唆把弟弟搞得生生疎疎況且這朋友原是勢衰則去利盡則疎你門說朋友比弟兄好我講箇案與你們聽從前有個姓趙兩弟兄那趙大待不得他那小兄弟把小兄弟踉出外來

天天與外頭兩個朋友一個姓錢一個姓孫酒肉相交他的婦人常常勸他總是不聽婦人想出一個方法來陰倒殺一隻狗拿衣裳穿起放在後園中粧作慌慌張張的樣子對男人說不曉得那箇殺死人丟在我們後園中男人聽得說着了一驚想不出計策來那婦人說何不請你那兩個相好的來抬出去埋男人忙去請那二人那二人聽說是人命怕連累他不肯來婦人說事已急迫了除非叫二叔來幫抬男人去喊他老弟老弟毫不推辭把尸抬去埋了哥哥從此悟轉迎接老弟回來不與那二人往來二人懷恨在心到官前去告狀說他殺了人埋在某處婦人將情由稟明官來驗尸見果然是一只狗將二人辯

一、誣告的罪重重賞賜那婦人看來朋友雖極相好到患難的時節怎能够像弟兄家哩至於兄弟同屋同住爲雞鴨牛羊踐踏庄稼大家不要說盡就是要說我只說某哥某弟你的牛羊雞鴨我見某天踐踏你的庄稼你要好生關住不然把庄稼踐踏可惜了說踐踏可惜了說踐踏他的定會經愛若說踐踏你的必說你小見大意就失了和氣若爲娃兒子角孽要各人教各人的把那姪兒哏住不要伸手去打他你若打他他便護短多有爲娃兒子角成大孽的講弟兄不和的事情一時難以講盡望你們大家凡大事小事總要看在爹媽面上不失和氣天老爺歡喜當今 萬歲更喜歡親戚朋友也說你一個好

字後來子孫照住你們做榜樣也是和和氣氣原說家和萬事
興定會發富發貴那些不好那些不妙我是不會勸得你們望
你們拿這番言語勸你們至親好友就是你們的口德後來功
德無量矣

大團圓

明朝崇禎年東昌縣商人張炳之妻何氏身懷六甲時遭反亂
被兵撞散炳之逃至豫章南昌府成家落業娶妻吳氏生一子
名張訥年方四歲吳氏卒後娶繼室牛氏生一子名張誠牛氏
偏愛己子刻待張訥如奴每日命去打柴少則苦打日食菜羹
好飲食盡與張誠炳之雖然心痛然畏妻如虎敢怒而不敢言

此時張誠年已七歲下學攻書張訥十二歲在家傭工一日入
山打柴忽遭大雨午後方止張訥肚中飢餓勉強打柴一捆回
家牛氏見柴少大怒毒打一頓不許吃飯張訥餓不過僵仆在
床張誠回家見兄問故始知其情不一時拿麪餅幾個與兄充
飢兄問從何得來張誠說特到母房中偷來麪一碗託隣婦做
的張訥說道下次不可再曉得連累你挨打我一天不吃飯也
餓不死的此時張誠年雖七歲孝友性成自今以後每上書房
必先入山幫兄打柴滿了一擔方去讀書張訥無奈對先生說
明求其嚴禁先生問得其情反稱孝友也不禁止一日又去幫
兄打柴誤被茅茨挂破衣服回家牛氏怒細問其故方知替兄

打柴牛氏好不心痛，遂與張誠換了衣服，學堂去了。張訥挑柴回家，牛氏命跪堂前，罵了又打，打了又罵，可憐張訥痛死幾番。炳之見事不好，走至學堂，叫出張誠，言道：「兒哪，你兄爲你打得幾番氣絕，爲父去勸你娘，全不依理。兒快回去救兄一命。」張誠忙回家中，雙手抱着母親棍子，哭哭啼啼跪地勸道：

小張誠在草堂雙膝跪諫，兒呀我的母息雷霆細聽見言，莫非

肯不得書，挨了打，明日莫去，就是呀，不是的，不幸得兒的父時，乖運蹇。

前房母拋別了命喪黃泉，那是他命短，你哭他則甚。媽呀，苦了一個人，苦了那個快請我聽。

苦兄長是孤兒無人照管，還望母當親生另眼相觀。爲娘

待薄了他，你講來，兄吃的是山糧粗糠麥麩。

兒吃的新鮮肉盡是肥甘，你這賤皮子，你小嗎？他從前小時也吃過了的，爲甚一點口頭食都

望欠他，不了兄穿的破衣服前補後濫。

兒穿的綢和緞，其心何安？那是他娘前頭不紡花，未曾留得

麼這，樣蠢兒讀書在學下，清閑安便。

兄打柴受勞苦，活像長年，他大嗎？當做活路，就是打柴，也不爲虧他，你苦苦護他，則甚。媽呀，怕

人說怕人，說個甚麼怕人說母存了後娘之見。

磋磨他前娘兒，溺愛心偏，做後來娘的溺愛自己的兒，這個名聲總是不能免的，但他不把我

當娘，我又何必把他當兒，我的娘，你莫把真假分辨

你又何必把他認做真哥，可憐你胎毛未脫完，盡曉得甚麼古曉得和尚的鐘鼓，媽你聽嗎？

有一輩古人事細聽兒言，古曉得和尚的鐘鼓，媽你聽嗎？

西晉時有王祥與弟王覽，朱氏母愛親生，把祥憎嫌。

卧寒冰供黃雀祥心無怨 母愈虐他愈孝受盡熬煎

後王覽苦勸母心回意轉 他弟兄到後來同做高官你還要想

做官不想你哥哥孝在那裏他怎麼比得古人嗎呀你打罵他不做令就是孝子

兒與兄譬如那脚桿手桿 不同母也同父痛連心肝你于今把

他當心肝你後來來受他的害媽呀不是的 無兄長出門時被人輕賤

比打虎還須要弟兄上前要兄長去遮風雨世間無兄弟的人盡被人打死了你早晚護他他

為甚麼檢點柴薪要攀扯你一路去媽不是的 說此事母息怒容兒細辨

並非兄分彼此要兒上前 哥的苦本是兒心不忍見

我自己情願去共把柴撿 娘念哥生母死無人憐念

他縱有滿腹冤無處可言 娘念哥吃飲食餐餐損減

飢餓人怎受得這等皮鞭 娘還要去朝山去把經念

忍一手莫打哥勝如朝天 我的娘若必不聽我勸諫

見情願替哥哥受打皮鞭

牛氏見見苦勸假意手軟也不打了不料張訥從此發寒發熱

染下疾病牛氏心生一計請先生看病將真藥藏了放下毒藥

毒死張訥承絕後患幸張誠識透假裝一病叫道媽呀我腦殼

痛心中作難牛氏說見你是甚麼病早些說也好接先生看脈

嗎張誠說不消請先生看脈我的病與哥哥一樣送我吃點藥

就好了牛氏說哥哥的藥你吃不得張誠上前拿藥過來要喝

唬得牛氏魂不附體搶去藥罐倒了張誠說媽呀你不必知此

我明白了，牛氏說你明白就莫亂講，張誠於是在家奉湯藥二十餘日，及張訥病好，母又命去打柴，張誠跟着上山，張訥假裝發怒道：你苦苦纏住我，挨打受冤，如今若不回去，兄要將你打死。張誠啼哭道：哥哥我怕你的病纔好，又累翻了病，哦你莫打我，二天再不來了。張訥見弟如此，雙眼流淚，只望着張誠，也是哭，正在傷痛，忽然來隻黃斑猛虎，將張誠腳去，張訥捨命追趕，一手拖着虎尾，一手擎斧亂砍，猛虎護痛，叫着張誠跳過深溪去了。張訥一交跌地，半時醒來，不見兄弟，喊天叫地，說道：弟今一死，回家怎麼見母，不如一死塞責。於是手執柴斧，頸上一割，昏迷在地，幸得衆樵友抬回家中，細說根由。牛氏見得高聲

罵道：胆大奴才，謀殺兄弟，拋屍曠野，故意自割，如今生要見人，死要見屍，不然把你打死。炳之勸道：打不下手了，待他好時，再打不遲。牛氏又哭道：快還我的兒來。張訥聽得母親這般凶惡，急得刀口血流，胸膛上幾搥，氣逼而死。可憐炳之痛哭長嘆，將尸停在西廊時，里中有一巫師常遊冥府，得遇張訥，張訥請巫師訪張誠生死。巫師訪察冥票，並無張誠名字，皆言未死。忽見毫光照徹，乃觀音大士巡察地府。巫師道：大郎有福分，菩薩幾千年一人冥府，拔諸苦惱，快去合掌跪地。大士見是孝子，以楊枝甘露灑訥痛處，卽好如故。巫師說：你弟未死，送你回陽。訥驚醒回家，對父言弟未死。牛氏驚道：你害兄弟，反造妖言哄我。難

道與你甘休不成張訥道母親息怒見去天涯找尋若尋不見願死他鄉以償弟命炳之也不敢留私與路費送至無人處父子痛哭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出庄來對老親倒身下拜 拜別父養育恩一化如灰

都只為好兄弟如今不在 自那日虎啣去母親悲哀

見一心去找尋天涯海外 有幾句不盡言稟告父台

尋着了與兄弟轉來得快 找不到見縱死決不回來見那你不

回來為父百年後又靠何人哩 父只當未生我這個蠢宰

百年後望親隣送上山埋 父如今血氣衰年紀已邁

在家中莫把見星在心懷 母性情多暴躁父要忍耐

怕的是生口角惹出事來 但愿得二雙親身體安泰

放寬心樂自在笑顏常開炳之聽得此是父子恩情難割就

哭泣 聽見言唬得我神魂不在

道 平白的使父子兩下分開 皆因是我當初把妻計錯

罵一聲賤婦人心懷鬼胎兒 每日裏打主意把你架害

一心要治兒死他纔快哉 為打兒為父的把他無奈

想護庇又恐怕惹出事來 該是見命運否遭此禍害

你的母若不死也無此災 看起來父的命如同草芥

兩個兒都難靠怎樣下台兒 呀你兄弟也未知在不在

找得到找不到總要回來 若不然被你娘活活惹壞

說到此看爲父好不傷懷

父子哭罷訥別去行走天涯未上一年銀錢用完只得討乞而行尋了六年杳無音信一日至金陵縣時值隆冬天降大雪在涼亭內躲了幾日米未沾想去討吃不能行動只得向過路客商討人周濟按下不題又說前日張誠被虎啣去幾十里外丟在路旁忽來一位官長名叫張謙金陵縣人爲千總官官在已滿奉母何太太命辭官回金陵路過張誠所睡的路見張誠眉清目秀甚喜帶回金陵調以湯藥太太問其來歷但云姓張名誠遂命張謙收爲義子時在金陵住了六年一日雪止晴明父子出外閑遊路過涼亭誠見亭內乞兒好似哥哥下馬問明

兩下相認一個叫兄一個叫弟抱頭大哭正是親人聚處不見親親人離散便傷情親人一旦重相會猶恐親人是夢魂張謙不知其故問其根由果是弟兄因帶回家稟於母太太細問鄉貫姓名張訥道我父名炳之家住東昌府原母何氏被兵撞散我父逃至豫章落業娶母吳氏生我一人母早喪又娶晚母牛氏生弟張誠在山打柴被虎啣去晚母將我責打催逼要人因此出外找尋六年不見今日來至金陵幸遇兄弟此是寔言望太太原情太太聽得此言正是紅日照開天邊霧迅雷驚醒夢中人當時扯着張訥放聲大哭張訥與誠忙問何故太太說我卽是你何氏母前在東昌與你父被賊撞散蒙張千總搭救收

在他家扶事他奶奶那時娘懷有孕過了六個月生下你兄後千總老爺無子望娘要你兄爲嗣子娘許之遂爲張千總之子未幾張千總老爺夫婦俱死你兄襲父職任滿告歸金陵在途中見你弟被虎所傷帶回問其姓名只知姓張並未說出你父名諱因命你兄收爲義子今聽見言方纔知道急命張謙序齒時謙四十一歲訥年二十誠年十六太太又吩咐道你兄弟重逢既有父在當速速回家於是張謙將金陵田產出賣隨帶金銀財寶急時起程又說牛氏自張訥去後得下腫病脹得肚破而死炳之一人獨居忽見張訥弟兄回家又得妻與長子喜出望外張謙於是新造樓房延師教兩兄弟讀書訥與誠聯捷進

士官拜尙書炳之夫婦百歲而終牛氏磋磨前子不得其死不能享子孫福祿有何益哉奉勸世之爲後娘者當以牛氏爲戒不可使心用心反害自身

全家福

常熟縣漁家灣兩弟兄長名楊伯道次名楊伯義伯道所生九子伯義單生一子名廷芳半歲時伯義夫婦皆亡時伯道方生第九子見姪兒無父母心中不忍遂將己子付與別人代撫命妻李氏撫養姪兒凡飲食衣服教訓擇師勝如親生又擇取名媛以定姻親及廷芳稍長孝敬性成事伯父伯母無異雙親凡問安視膳之禮未敢稍懈因此伯道夫婦愛如掌珠後廷芳到

十五歲時伯道年紀已邁因想道我家稻田僅二百畝我生九子俱已成立姪兒一人又在年輕若我一死恐後來分家我兒欺壓姪兒幸我在世與他分了也免後患主意已定遂擇期與廷芳完配過了兩月請親族分析家產廷芳不知其情心中想道承伯父養育深恩只望終身依靠漫漫報答今日無故分家我必有得罪之處遂疑惑不定是夜向伯父前問道

見伯父聽姪一言稟告

這件事教姪兒難知分毫有甚麼事

難知

不幸得二雙親辭世甚早

伯父母撫養我恩同鞠勞也不過憐恤你無靠有何功德

但願得依膝下終身有靠到如今要分家所為那條自古道樹

大分標男大分家你如今已經長大宜乎把家分開昔張公九世居一家和好

又何妨做法他忍讓為高如今人心不古恐難效法

其中事有緣故必關緊要這幾日為此事珠淚下拋有緣到

故怕你猜不透莫不是伯父前未曾聽教

任打罵決不敢撒橫放刁不是莫不是兄長前未能和好

情甘愿陪小心凡事代勞不是莫不是你姪媳未盡孝道

說聞言冒犯了伯娘心焦越見不是

這不是那不是令人難曉望伯父指教我罪犯何條賢姪你能

知道每見世上分家角孽的大半由家長死後於今稱我在與你分了免得後來損和氣

是這等為姪兒不把令傲但田地要我分派為高

依你怎樣分派廷芳說如今十弟兄將田分作十股伯道說若作十股分我就不循三理了廷芳道何謂三理伯道說你聽一則人生在世富貴福澤皆有分定命中有終是有命中無終是無原不可損人利己的想我家祖原遺田二百畝我與你父繼守我明明只有一百畝若是多佔豈不損你父而利我損自己的兄弟就是不循天理了此一理也二則前人留下田地我後人只享現成福平分均派無虧於那一人卽令數十人同居一人發財買田置地到分家時也還要照股均分哩况我家之財非我所發我豈可多分惟我與你父對分我的見得我的田地你得你父的田地這纔是道理若我因你父既死不肯對分竟

做十股你得一股我得九股這就是不循道理了此二理也三則骨肉之間原是富貴同享患難相顧想你父母早喪你正在患難之中該我相顧宜乎我把田地多分些與你纔是人情於今田地未曾多分於你我已抱愧多矣若反來多分些與我我的情分何在無情分就是不循情理了此三理也廷芳道依伯父說來不十股分是不循三理無奈姪兒若與伯父平分連三理盡破伯道說何以見得廷芳道一則姪兒自半歲時就喪了父母伯父伯母名親生之子撫育姪男養鞠之恩深似江海姪男於今雖長大成了一個人伯父伯母養育之恩未報萬一負恩不報反把伯父母視若平等人要與伯父平分家財姪男的

繪圖宜講集要卷上七
天理何在。二則前人雖留下田地，伯父守舊而又新創，也不知伯父費了許多心血，受了許多辛苦，姪兒坐食現成，從未替伯父幫黠，志出點力。比如世間與家創業者，係是弟兄中一人到分家時，這坐食者，尙且撥補辛苦，看填勞心之意也。况我家辛苦者，伯父也坐食者，姪兒也。姪兒不填伯父之心勞，家必平分。道理何在。三則伯父人多，尙有年幼未成丁的姪男，只夫婦兩個，非老非少。家若平分，伯父則保家不足，姪兒則吃用有餘。姪兒只顧自己飽煖，不管伯父受飢受寒，情理何在。廷芳堅勸伯父不可對分，伯道總不肯，仍是作兩股分開。廷芳見伯父必不做十股分，他就把自己所得的一百畝田派開自己種二十畝。

所餘八十畝，顧工人種着。大收後，把工人除起所餘之穀，盡送與伯父。伯道決志不受。到次年，廷芳遂苦勸伯父種這八十畝田。他伯父仍是不種。廷芳又勸眾哥等，那伯道的兒們也是勸廷芳種。他們必不肯種。因你讓我，我讓你，都未下此田的秧。竟把這八十畝田荒下了。這是他家都能相讓的故事。再說一個與他家同時不相讓的楊家。近處有個張老麼，他哥嫂早死，留下一姪兒，尙幼。論他的家務出息，每年有餘。張老麼總是把這每年的餘資，積爲私房。又恐姪兒長大分了田地，又把田地賣了許多坵，將田錢亦蓄私。其姪將纔長大，他就與姪分家。分家之後，他就買田置地。再說楊伯道，人口甚多，田地又少。分家纔

兩年就支持不住於是將自己名下的田點三十畝出賣張老
麼聽見卽託人說中來買廷芳見伯父如此爲難卽勸伯父賣
這所荒着的八十畝伯道決志不肯只把自己的三十畝賣與
張老麼楊伯道之妻李氏見賣了田乃對伯道嘆曰現在我家
人多田少今又賣了這些田更少了這一家人如何保全只有
張老麼到好與他姪兒把家一分他就買田好不快樂伯道嘆
曰張老麼他是未分家之先蓄的私房這宗錢欺了姪兒虧了
良心福不能長享不久必生禍端這宗人若養兒女必愚蠢下
賤不能昌達爲人之道富貴貧賤總只由命遇事總要正直無
私像張老麼這宗人自己就是餓死必不可學他此話說了不

多時張老麼與人家爭地界先是兩本人撕打後兩造請人打
架打死人家一人卽起大訟其勢已是家業敗盡還不能脫身
李氏復對伯道嘆曰夫君幾乎似神仙說張老麼的事這個靈
法你是在那裡學的道伯道說娘子請聽

叫一聲賢德妻你且請坐 細聽我把世事談個大畧
人在世請不想田廣地多 天生物各有主強求不可
分外財不肥家要做甚麼 謀人田壞良心天降災魔
也有的爲田地惹下大禍 爭邊界動刀鎗命見閻羅
也有的爲田地會把家破 打官司直害得子孫落窶
看起來田和地貪謀不可 怕的是生災難反受折磨

到不如聽天命得過且過 貧無諂富無驕安樂樂

夫君這樣說來人要安命我想你的命如此貧困怎能伸頭伯道說命雖不好心還好李氏道心好其奈命何伯道說心好就能回轉命來 文昌帝君心命歌說得有心好命又好富貴

直到老心好命不好天地也相保像我這命不好的人愈是要心好我還說幾句話你聽

富與貴貧與賤每多差錯 大半是由人心爲善爲惡 也有的富貴命終身得過 也有的貧賤命終身落寞 也有的先富貴後遭大禍 也有的先貧賤後得快活 有宋郊他的命本該凍餒 救螻蟻到後來反把魁奪

有藍田狀元命天榜迎過 因犯淫到後來一身墮落

看起來有歹命轉享祿爵 有好命轉成了爵祿淺薄

足見得要由命還要由我 求富貴只在我有善無惡

夫君依你說來爲善就有善報爲惡就有惡報我每見害人的、人反享富貴行好事的人反受貧賤是何道理伯道說莫謂無報日子未到昔有人問佛說得好爲善的朝朝不樂爲惡的夜夜笙歌修行的每無吃嗑害人的偏有錢多好狡的百事快活本分的反受坎坷特將此事問彌陀佛亦無言來答我兩旁羅漢笑呵呵且看他收成結果且看他收成結果這是佛言我還說個道理你聽

善與惡自有個收成結果 降百祥降百殃冥冥定奪
那有個爲惡的長免災禍 那有個爲善的永無祿爵
爲惡的不滅亡祖德遠播 爲善的不昌大餘殃未脫
爲惡的以福敗誰能識破 爲善的以禍成過後知覺
也有的前世善今有大過 也有的前世惡今把福作
也有的先爲惡後善改過 也有的先爲善後反行惡
也有的本身惡子孫善播 也有的本身善子孫惡多
也有的外面惡問心無過 也有的外面善惡難看破
也有的行善人貧窮寂莫 也有的爲惡人享福快活
善人苦非因他行善有錯 惡人好非因他能會作惡

善不昌該因他前生有過 惡不滅該因他前世善多
行善久改得完前生過錯 爲惡的把前生善根削薄
因人生前世因有善有惡 所以這善惡報遠近移挪
勸賢妻把善惡報應看破 纔曉得人存心有天看着
李氏聽得此言、心裏深服、也就聽命而過、不說家貧、只是惡氣、
且說伯道如此存心、豈無報應、有一日出外、路過白鵲山、至山
頂、見路旁有白銀數錠、伯道想道、此銀必是行人失落、不免在
此等候、待那失銀人來時、還他纔是、候了幾日、並無人來、又想
無義之財、拿來何用、心想將銀窖在地中、又無鋤頭、行至山上、
折一樹枝、以掘土窖、將此銀埋住、掘土未幾深、現出銀子一穴、

不能計其數錠與前無異，但此銀上刻有天賜義士楊伯道七字，遂拜謝天地而受。至此又買田地許多，再說四月內，本縣太爺路過此境，四處田已栽秧，獨此田猶未耕，問之鄉人，都說是楊伯道家裡的。即喚伯道叔姪問了一番，方知伯道伯姪相讓荒下來的，太爺大喜，仍將此田斷與廷芳。廷芳稟道：小人不敢獨享，既伯父不受，願將此田每年籽粒存積，修建祠堂，以供祖宗父親，以及伯母日後去世，亦入祠享祭。太爺更喜，稱贊不已，回縣申文奏聞。皇上請題旌表，以爲獎勸。皇上准旨，賜楊伯道黃金三百，恩員外郎楊廷芳，恩進士黃金一百。此事遠近聞知者，或伯姪同居，或叔姪同居，或親弟兄叔伯弟

兄同居者，都不蓄積私房，都不以大欺小，以下犯上，盡是家和人，和無爭，無論家家俱比從前富厚些，所以漁家灣一方稱盛地，又稱善地。伯道與廷芳自那日受了旌獎，仍舊合住一家，兩房子孫，孫後來皆發科甲，永遠孝友。

士俊歸家

廣東順德縣有兄弟二人，兄年長，其弟十歲，弟名士俊，自幼跟着他兄讀書，極聰明，極純全，其兄教書之外，更教個十不可以立爲人之法。士俊把這十不可謹記心中，一一遵守不違，又與人閑談，歷歷講明不諱，嘗有人細問士俊，即詳講曰：

一不可負爹娘養育深恩，須當要學大舜，仰慕終身。

那人更問

大舜是什麼事講曰大舜是個皇帝先前未做皇帝時晚母百般磨折他他總不怨晚母只怨自己孝道有虧不能為晚母所愛後來這晚母亦被他化成慈善之母

二不可薄弟兄手足至親 那人又問夷齊是什麼事講曰夷齊那孤竹君偏愛幼子叔齊要把位傳於叔齊叔齊見得理當傳位於哥父王不肯傳於哥反傳於我不免我不在朝內自必父王傳位於哥矣於是逃走了伯夷見得父王位想傳于叔齊父命當遵無奈我弟不肯受我不在朝內我弟自然受矣於是伯夷也逃走了夷齊弟兄國都肯讓還有何事不可讓哩

三不可夫妻間侮逆不順 須當要學卻缺相敬如賓 那人卻缺是什麼事講曰卻缺是個善人化妻亦賢德賓者賓客也他夫妻你恭敬我我恭敬你如對賓客一樣常言道上床夫妻下床賓客就是這件事凡夫妻二人總宜恭敬相待就自然和睦不得參商若兩人輕忽褻瀆最易反臉失色你強我做而傷和氣矣

四不可朋友間寡恩失信 須當要學晏嬰人敬心誠 晏嬰是個大賢人他待朋友初相年長以至一生一世總無先親切而後疎濶的事但他不輕易與人相交所交者必先揮可敬之人

五不可貪女色前程削書 須當要學狄公拒止淫奔 狄公至誠人曾有一女戲他他把她女子勸得後來謹守閨門成了個清潔賢良之女不多時有人曉得此事遂問狄公曰那美女有心前來戲你你何以把住自己總不動心狄公曰我有姊妹妻妾恐怕人淫人家的心也是與我一樣我豈可不將心比心乎

六不可好賭博壞了品行 須當要學如吳士日新又新 吳士也是個守正之人特作賭博了昔日的舊過錯轉做今日的新好事既改舊從新而更多做新好事這就是日新又新

七不可逞氣性好勇鬪狠 須當要學張公百忍不爭 張公個寬宏大量的他一生能忍讓連他兒孫都能忍讓所以九代還未分家

八不可唆爭訟起人隙釁 須當要如李元排難解紛

李元是个能言會道的人見人有爭訟口舌之事他就不辭辛苦兩面勸說寔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就是排難解紛

九不可在人前談閨道閫 須當要學李定作文勸人

李定是个講修積的人他見得婦人女子閨閫之中名節所關或遇人家閨閫不緊名節有虧宜乎替他包藏些纔是厚道無奈世間人多有專以說閨閫之事為樂的亦有無中生有造人風波自作口孽的這是最的錯處所以他特作戒口過文

普勸世人

十不可穢字跡得罪神聖

須當要如王公惜字如金

王公是个明世事人他見得字是聖賢說的話不獨讀書的人要字

凡天下富貴賤生意買賣約據賬務點點要字字是至寶所以他特請些人各處收取遺棄的字紙

士俊每每對人講這十不可也勸他許多人他自己也不曉得

有功無功就是進學中舉全不費力中舉之後進京會試在路

上住天陰忽見他本灣來了一人說他哥哥身染重病人事不

知士俊一聽大驚失色當即料理一念要回有同伴一少年舉

子上前勸曰黃年兄你令兄染病自有好期朝廷考試原是限

期若因令兄而轉去恐悞了考期不歸家為是士俊答曰有勞

年兄關心我今得聞家兄此信恨不得插翅飛回功名之事不

在弟心裏了同店還有一位年高的舉子聽了此話亦上前言

曰黃年兄你好心田只顧哥哥不顧功名將來必享大福我們

同伴的不可阻攔你到次日兩住士俊急急忙忙趕回家來一

直到他哥哥床前叫聲哥哥他哥哥隨口答應了一聲也不曉

得是何人士俊即去訪請高明醫生醫治哥哥凡熬藥煎湯士

俊總是親身料理調治了幾日其兄乃愈纔認得士俊即時憶記起來叫聲兄弟你是進京去了的如何在家中服事我士俊答曰弟在路上得了哥的病信故特轉來的其兄嘆曰我悞了你的功名哩考期在即這一反轉再不能趕到矣士俊曰功名是拏不穩的我今親見哥哥病體全愈比點狀元還快活得多是年士俊竟未趕進京去次年就是萬曆丁未年士俊進京點個狀元其兄又嘆曰此是我兄弟心田之報也自今日思之真是心田之報

荆樹三田

昔京兆有田翁家業巨富屋宇樸素宅後松柏聳翠白鳥如雲

庭前栽根紫荆樹臨春開時勝似桃花平素廣行善事因得生三子長子田真次子田廣三子田慶僅三歲真廣二人讀書聰明俱可作廊廟之材不料年方弱冠父母俱亡二人俱棄詩書操理家務爰娶妻室克體父志惟勤惟儉不尚奢華一家弟兄甚是友愛妯娌亦本和睦及田慶稍長讀書長兄田真教之曰

三弟奮志守寒窗 為兄言語聽心旁 不幸雙親命早喪
單留弟兄守田庄 為兄家庭把事當 弟讀詩書貴自強
齊家治國大學上 正心誠意勿荒唐 白日苦把詩書望
夜晚子細看文章 先生誥誡記心切 朋友忠告切勿忘
這是教你讀書樣 還有數件記心旁 酒是顛葯人暢快

多飲失儀其羞惶 色字刀頭殺人杖 謹戒勿犯乃為良

不貪為寶世間仰 臨財若苟惹災殃 至大至剛聖賢像

血氣是逞禍必張 父母恩德總無曠 生事死葬奠酒漿

五年以長挨肩上 隅坐隨行序齒尊 存心不可欺天壤

肫肫懇懇勿怠荒 出言須當由心想 勿二勿三可為坊

作事天理為至當 利物能合是經常賢弟 呀

謹記吾言不恍蕩 富貴福澤盡包藏

訓畢田慶收拾書箱先拜祖宗後辭哥嫂讀書去了田真想道

三弟婚姻未定時有媒妁來到家中言道大先生吾到貴府非

為別件北村有一富翁姓季伊膝下無子單生一女年方二入

人才出眾因擇配未定聞得三先生聰明讀書欲選東床特命

我來作伐先生以為何如田真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况年貌

相當有何不可即命媒人回覆季翁開庚下采納聘選擇娶期

定八月十六日田真雖平素不愛奢華為兄弟配偶也不惜銀

錢打首飾縫衣衫治酒餚百般禮物齊齊整整臨期鼓樂笙簫

將季氏接過門來高朋滿座固不待言且說季氏來在田家頭

戴假纂脚踩高底搽胭抹粉穿紅着綠田真看見眉毛一皺轉

想道新來媳婦如此雖不十分歡喜也無一毫怨惡季氏自意

如此打扮已着高興了見得兩個嫂嫂粗布綿衣喂豬紡棉凡

一切井白厨灶之事親身自做且而粗茶淡飯心私自道我在

娘家吃好的穿好的，尚有跟隨服侍，如此焉可安身，就心生一計，不如吵鬧分家，以便安享過日。適田慶讀書歸家，季氏向夫說道：「夫君呀，古言樹大分枝，人大分家，你看兩個哥哥兒女甚多，穿吃用費，一年要花若干。夫君聰明，請自裁度。」田慶不答，遂到哥哥處言歡去了。久之，又向夫說道：「夫君呀，你到在館讀書去了，哥嫂在家刻薄你妻，一言難盡，不如分了，免在他脚下受下賤。孰知田慶是個天性純篤的偉男子，親見哥嫂賢淑無比，遂覺臉上不悅，亦不答。季氏見夫不信，遂假哭曰：

未曾開口淚自墮，尊聲丈夫且聽着。
離鄉別井你家坐，只說哥嫂待不薄。
夫你在書館到還可，夫苦了妻子受磋磨。

天天要我打早火，尋菜身指猪草籬。
姪兒姪女個數多，洗衣漿衫要妻搓。
任你有理都是錯，哥哥當家本有錯。
這些小事還猶可，更有幾件對夫說。
哥哥當家本有錯，浪費銀錢一摩多。
某回用銀一皮篋，不是賭場娼家坐。
必然當狗人騙駝，夫君君
妻怕拖累受奔波，船在灘頭不捨舵。
丘丘一聲叫呵哈，不如早些分開過。
夫妻二人享安樂，不聽妻言有後悔。
家業蕩盡怎熬攔。

田慶聽說無理之言，將欲辱罵其妻。田真早已聽着，遂喚田慶到堂上夜飲，言歡通宵。次早慶復到書館，終不理季氏之言。季

氏不得氣出日日在家吵鬧逞刁放潑田真聽之不過就向季氏言道想雙親生我們兄弟三人猶如後園白鶴一林棲止一樣鶴不能散則家不忍分若要分家除非鶴散此時正在三月鶴皆抱子季氏聽得此言趁他哥哥趕場去了卽搭樓梯到後園樹上取鶴子移鶴窠那鶴尋子不見四處飛鳴季氏乘機鳴鑼放砲呵哈連天其鶴四散而去季氏見得不勝歡喜急向二哥田廣言道鶴已散羣家業當分田廣一看後園果然不見鶴想道分家心又不忍欲不分家見得弟媳這般情形恐釀巨禍反傷手足之情遂向大哥商議叫田慶回來分家田慶一聞此言淚如雨下也不得不依兄言於是卽將家業財產概行三股均分惟餘庭前紫荆樹一株祖宗所植極其茂盛不便瓜分兄讓弟弟讓兄三推三讓彼此都不允遂商議明早將樹砍作三節以便均分是夜紫荆神知覺歸天而去次早三人準備刀斧去砍那樹近前一看葉落樹枯用手一推連根拔出田真一見不禁放聲大哭曰

一見紫荆淚不住 珠淚滾滾洒胸腹 昨日茂盛猶如故

爲何今朝一旦枯 上前用手來推樹 不覺連根都拔出

千枝萬葉共根株 不忍分離若斯乎 三弟三弟呀三弟

灼艾分痛有人做 大被同眠現規模 伯夷叔齊讓國士

弟兄何必分家屋 今看荆樹來醒悟 百世同居又何如

三人正在哭泣季氏在屋聽得門外哭泣出外一看見他兄弟三人抱頭大哭又聽說出百世同居之言自己無顏氣逼不過走入內室自縊身亡田真弟兄哭畢誓不言分復將荆樹扶起荆樹如應聲而榮鶴亦復集慶於家中見房門緊閉啟戶而入見季氏弔死遣人速報季翁季翁聞之報於縣尹縣尹喚田真弟兄到案訊其始末原由得知紫荆樹一段奇事已知季氏悍惡不敬長上不尊丈夫不和妯娌惡孽所致不究縊死怒罵其父教女不嚴轉獎田氏弟兄和睦可以風世詳報 皇上旌表其門後田慶另娶一妻一家和睦兄弟三人之子俱已顯貴世代簪纓不絕今之爲弟兄者可不以田氏爲法哉

和睦美報

昔昌化縣有一富家姓張父母早亡兄弟二人甚相和睦張大娶妻李氏張二娶妻周氏兩妯娌你敬我愛做事不分彼此說話不講長短但各勸丈夫多作善事挽回命運弟媳周氏又勸嫂嫂商量哥哥抱一族人之子頗聰俊未幾李氏有孕十月臨盆親生一子夫婦不勝歡喜兄弟弟媳亦不勝歡喜弟媳每日到嫂房中親自服侍十分殷勤其嫂李氏說道周氏妹妹爲嫂如今蒙神恩佑已有子了弟媳仍然無子嘗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不如也學爲嫂抱一族中之子押長好也不好弟媳周氏答道承嫂嫂勸我抱兒此事甚好但你的兄弟也會向我

說道嫂嫂如今已生了姪兒，乞就將前所抱之子轉抱與我們，爲兒我夫婦感激不盡。李氏嫂嫂聽得此言，不覺弔淚連聲說：道不可不可。

尊一聲賢弟妹，細聽爲嫂說隱微，皆因子星都乾貴，無有生育暗傷悲，總是前生造下罪，商量多將善事爲，勸嫂抱兒好弟妹，怕我斷了香爐灰，族中有子纔一歲，再三央求纔抱回，人人有兒當寶貝，豈肯輕拋抱與誰，被我抱來傷肝肺，分離之時淚雙垂，旣爲我兒須看貴，生死母子要一堆，而今生子成一對，豈可分心把理虧，倘若抱與賢弟妹，旁人定要說是非，說是爲嫂把心冷。

有了親生認得誰，從前抱時當寶貝，而今不要在施爲，這樣爲人豈無罪，只怕親生命有虧，想到此處真可畏，弟妹替嫂再思維，非是爲嫂故推諉，怕的惡名千古悔，族中還有子姪輩，另行抱個誰說非，這是爲嫂肺腑語，弟媳仔細去思維。

弟媳聽了，不敢再言，只得向丈夫說明。他丈夫不依，總求嫂嫂抱與他。嫂說二叔旣抱子心切，爲嫂不忍拂你之意，但要抱我親生之子，斷不可轉抱弟。聞之不敢當。嫂又說：不抱固是我之子，抱與二叔爲子姪子亦猶子也。况我旣有生育，難道就不再生了？何患無子？二叔切勿過辭。於是立約過房，隔數年，兄嫂已

四十餘歲竟無生育却也並無悔意但弟兄與弟媳心中不安常常禱告神明願兄嫂早生一子又道是人有善念天必從之忽一日李氏精神疲倦因晝寢其弟在庭間坐忽見一少年書生相貌清秀漫漫走入其弟遂上前接住諒必是稀客到來那書生往前行之甚速直到堂屋突然不見弟大駭不知何故少頃嫂起出外向夫說道時纔妻在睡夢中見一神人賜我仙桃一枚吞在腹內一驚而醒不知主何吉凶弟聞之遂以所見相告彼此驚訝那知嫂嫂李氏從此身覺有孕十月懷滿生下一子其弟見之與前日所見少年書生相貌無異始知前少年忽到家來不見乃爲投胎來也兄嫂弟媳大家歡喜及後成人十

分聰俊與前兩兄同堂讀書前所抱長子名翊次子名翊弟之子名詡皆相繼登第至今子孫科甲不絕昌化稱望族焉

稽山賞貧

道光年甘肅省稽山下一人名鄧春榮妻楊氏春榮弟兄二人楊氏妯娌和睦不料弟早亡弟媳身懷六甲後生一子名光前歲半時弟媳得病臨終將光前寄託楊氏望其存後弟媳死後楊氏視姪兒如親生怎奈自己總未生育春榮因此力行善事後生一子名光後春榮夫婦雖然有子仍以姪兒爲重光後到兩歲時光前已有六歲是年八月賊寇入境春榮一家到稽山躲賊將近兩月吃費已空正在作難又聽得賊兵搜山漸漸近

了看見旌旗春榮急忙把姪兒抱起奔跑楊氏抱着自己的兒
跟隨丈夫跑怎奈鞋緊足小所抱一子跑奔不能快便春榮隨
跑隨與楊氏商議曰論我兄弟只有這條根我本該不顧性命
保全姪兒纔是無奈苦顧姪兒我不把兒子抱過手來儘你空
手好跑你必母子都難保楊氏忍住口氣卽答曰夫君你切莫
丟姪兒我抱着兒子本跑不急我把兒子丟了跟你快跑春榮
又說道娘子旣情願顧姪兒就把兒子快放在地下好空手跑於
是楊氏將兒子放在一塊石板上卽同丈夫逃出山去了且說
賊兵被官兵常大人帶兵追賊甚急賊至山中並未停腳追常
大人催兵上去並無影響只見石上坐一孩童大人知是民間

丟的收爲義子取名常山撥四名兵送回京去撫養常大人在
外剿賊七年纔定平安收兵回京後常山到六七歲時讀書聰
明過人十五歲聯捷進士榜下卽放四川知縣將出京時身染
一病無藥可保一夜夢神與詩一首道若要病好細詳此詩常
山一看詩曰兩年養育力一旦離別情欲識生身處稽山去賞
貧常山每日思想不解其意遂對父親說話常大人纔將寔情
一一言出常山聽了如夢初醒纔知他是義子

聽一言不由我咽喉哭破

止不住傷心淚暗往下落

天地間貴與賤父母不錯

獨有我小常山全無着落

蒙神聖在夢中對我說過

稽山上去賞貧方能知覺

每日裏將詩句細細揣摩

解不透其中情難以村度

時纔間將此夢對父說破

父言明兒根由纔知本末

不知道爹和娘係是那個

又不曉爹和娘或生或活

這件事到稽山訪問纔可

但不知老父台意下如何

轉面來跪膝下一稟過

你何事來稟

多蒙得父收留恩愛不薄

不過憐你丟在山中何恩愛

今日裏身顯榮享福到可

這是你們讀書人的本等

但不知生身父又待如何

那時賊亂定是死了我兒不必思念

望父台施惻隱一件依我

要依我那一件

到稽山去賞貧訪個下落

兒說那裡去了稽山天遠路程兒怎麼去得這是不准喫呀父

親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情難道兒口讀詩書高中皇榜就不如那禽獸了

父不准兒成了不孝罪過

後出仕管萬民罔食祿爵

跪塵埃好叫我傷心淚隨

怕的是病仍發要見閻羅

常大人見兒決意要去發三千銀子前去賞貧又說春榮夫婦

自那年逃難在外受盡苦楚自不必說後賊子平息回得家來

夫妻竟無生育幸光前姪兒誠心孝順如親生父母一般夫妻

到也歡喜怎奈天不從人願光前到十九歲時偶得一病而亡

可憐春榮夫妻幾番哭死哭聲動天聞者人人弔淚上山時二

老送墓楊氏想起待姪兒的苦情不禁放聲哭道

這一陣哭得我珠淚不住

這一陣好叫我如刀割腹

未必然我的命這樣困苦

一姪兒難消受令人疑狐

姪呀想從前你爹娘早已亡故

一歲半丟下你望我顧復

念念在妯娌分勤把你撫

因此上在稽山棄兒存孤

苦留下這根苗萬死帶住

只說是叔不絕我也不孤

帶得你走天涯受盡辛苦

六七年方太平始歸故廬

猶幸得你待我當如父母

那時節你伯父方纔悅服

百年後我二老有個靠處

也不枉待姪兒日夜勞碌

萬不可十九歲短了歲數

兒姪

你叫我到如今怎樣結局

常言道行好事無有差誤

老天爺全不念棄兒存孤

這該是命當然怨得誰箇

怕只怕塵世上無人輪服

楊氏一路哭泣不止又說常山在路遠遠望見兩個老人叫哭
姪兒寔在悲慘因想道哭姪兒都如此設親生見死了不知何
等傷心看看近前常山心中不忍跳下轎來春榮見是官長倒
身下拜常山不覺暈倒在地想到此事甚奇因問死的是誰如
何這樣傷慘春榮將稽山逃難丟兒留姪細說一番常山道你
見身中有記否春榮說背有硃砂痣常山便解開衣服叫爹娘
觀看又即將常大人檢回事說一遍兩人大哭常山哭說道如
今兄雖死了見也要見他一面正說此話忽然棺內哎呀一聲
卽將棺木打開光前果還陽活了當卽細說百娘壽盡母在陰
靈哀告冥王准我替死到陰之時閻君察我有孝心纔命還陽

兄弟相會以顯報應此時一家人悲喜交集次日同到稽山賞
貧了愿事畢常山回家常山之父得知奏聞 皇上嘉春榮
夫婦友愛恩賜進士常山更名鄧山卽日出朝上任

兄義弟利

武進縣有弟兄二人兄名吳樂善弟名吳樂富父母早亡弟兄
勤苦成家漸有貲財各生一子後因兄性仗義弟性貪利兩下
情意不投甘願分居分後樂善貿易淮安生意頗順三年始束
裝歸渡江時忽風烈水漲前舟多覆有一人據舟背呼號求救
樂善出銀請舟救起視之乃其子也蓋其子因父久客奉母命
探訪今死而獲生故父子且泣且慶拜謝天地不已霎時間他

父子見一年少手執橈足踏舟于迴水處撈取貨物適有未筭
女兒手奉巾箱水面號救少年頓起不良手接其箱而置女不
救女竟沉於水底及啟笥視之內有釵環乃已原聘物方知卽
其妻也吉期僅隔數日耳手抱巾箱懊悔不已當時遠近驚傳
樂善因嘆天工之巧作歌一首曰

天工巧天工巧報應昭彰人不曉 世間事看透了須要
肫誠休耍巧 勸世人爲善好善人自有天相保 作惡
人任他巧到頭結果終不好 喜平生淡財寶溺水兒郎
都救倒 淡財寶真個好所得甚多所失少 慨少年貪
財寶結髮嬌妻失卻了 貪財寶真不好失之甚大得之

小 看起來休貪狡貪狡之人天最惱 看起來休奸巧
奸巧之人悔不了 世間事多和少善惡報應甚分曉
從今後看透了想來還是天工巧

樂善父子歸家數月又往太倉販買棉花舟中遇客買花十包
價亦相可歸家啟看每包內有白銀百兩家人喜甚樂善見包
面有常熟永興錢記六字默思良久曰是矣前與舟人交易時
見其減市價欲速爲售我心疑之今乃有此藏金必係刮錢姓
之物故急於出脫耳不義之財我若受之與盜何異遂買舟至
常熟縣訪問姓錢失花之人果然訪到以寔情告之錢叩謝云
某積千金將往太倉收絲恐有夜驚密藏花內不意仍被盜劫

想盜者必不知故遽售之今子來此言之何意吳言非義不取
如肯同往願將銀奉還錢卽同到武進吳具酒餚將銀還給錢
請分其半吳不受錢感恩思無以報默想夫妻年邁富而無子
只有一女年已及笄未曾受聘又見吳子聰俊誠寔卽將女面
許吳子後迎吳子入贅以壻爲子一應田產盡歸贅壻吳子將
兩分家業合而爲一遂成巨富後來子孫滿堂科第蟬聯吳樂
富從分家後刻薄奸險不念手足弟兄不信因果報應堆利盤
剝大進小出數年積米六十餘石聞嘉都米貴携子載米至彼
發賣果賺銀四十餘兩喜甚命其子獨坐船中入城探親詎料
其子年幼未能遠識凡賣米銀兩盡爲拐子騙去比及樂富回

舟知之怒氣填胸幾乎將兒杖斃於是不得已而同歸家後每日怨天恨地總想暴發其財以償前失一日將近黃昏忽然風雨大作一人負囊到家吳問其來歷其人曰我遠買歸家囊有白銀二百被雨阻不能趕及旅店夜行恐有失誤特來借宿吳聽罷允諾遂起謀殺之心暗說發財就在今夜再說是日樂富之子因抵觸其父被樂富怒打逃躲宅後不敢面父樂富只說逃躲伯父家內故未着意跟尋不意其子未往伯父家去到夜靜後乃悄悄歸入客房與客同宿更深時客因冒雨腹痛入廁大便去了樂富執利刃入客房只道遠客睡熟舉刀殺之忙呼妻曰好造化好造化二百兩銀到了手了妻舉火燭之乃其

子也大驚躓足痛哭曰

嬌兒一死痛肝腸	淚眼汪汪只自傷	只說殺人得銀兩
誰知反把我兒傷	只說我兒別方往	誰知兒睡在客房
早知我兒身在此	不該持刀把客傷	千悔萬悔悔不轉
還是白已錯主張	明知惡孽報不爽	明知天理有昭彰
明知無義財難想	明知謀命禍非常	為何起心謀銀兩
為何持刀把人傷	於今刀下兒命喪	要這銀子做那庄
自怨不學哥哥樣	哥哥行善獲吉祥	自怨不該把心喪
喪心果然無下場		

房內痛哭客在房外聽說謀財害命情由幸有他兒替死即拜

謝天地黑夜逃走天明其詞報官拘樂富夫婦照謀財害命例
治罪二百銀仍歸客人佛祖云暗地算人算的是自己兒孫空
中造孽造的是自己罪過詎不信哉蓋吳樂善不取非義之財
財終爲已有造化亦何巧哉向使貪心一起甘受其金焉知不
反爲崇而有意外之破耗亦安能俾其子坐享人之遺業歟倘
吳樂富亦如兄之存心行事天豈獨厚其兄而薄其弟吾知必
無是理也而其家敗子喪身受刑憲真是使心用心反害自身
奚必爲之憐惜哉但世人愛吳樂善之屢邀天眷何不自愛憫
吳樂富之屢遭顯報何不自憫若自愛而能效吳樂善之爲人
天豈獨厚一吳樂善哉自憫而仍蹈吳樂富之存心天又其獨

譴一吳樂富哉人其自審夫當去當從焉可

侯氏取針

昔有一吳姓弟兄兩人兄名吳德政娶妻侯氏弟名吳德美娶
妻陳氏父母早亡頗有貲本弟兄貿易營生在外日多在家日
少弟兄到也和睦只有兩娣妯在家不和娣妯侯氏爲人悍妬
每每欺壓弟媳事事要好樣樣占強幸弟媳曉得忍讓不與見
爭誰知娣妯心腸毒狠自己無子不服弟媳生子遂起下謀害
之心那一年陳氏弟媳又身懷有孕臨盆時盤腸生娣妯侯氏
替他檢洗嬰兒暗起黑心拿針一顆插在弟媳腸子上弟媳此
時昏迷不醒人事那裡曉得及腸收入針亦隨入以後弟媳腹

內常常叫痛醫葯罔效不知何病真乃傷心那時丈夫在外未歸一夕兄弟德美宿在客店夢到地府見衙門內高處懸一婦人鐵鈎鈎倒背脊痛哭不安德美近前細看方知是嫂嫂侯氏問他身犯何罪不答但說二叔快些救我德美只得上堂叩見官長命他站立說話德美稟道小人嫂嫂侯氏不知命犯何罪鐵鈎高挂望大人指示那官長說你嫂素性悍惡狠毒暗用鐵針刺人腸上所以加罪於他德美聞聽卽忙跪下求情念在小人身上恕饒嫂罪官准情德美辭去不見嫂嫂只見鐵鈎上鈎肉一團遂一驚而醒醒來思想此情不勝惶懼未幾回家嫂嫂出見德美問嫂一向安否嫂說二叔不知爲嫂背生一瘡醫生

來看說是背搭用葯不效險些丟了性命前十日忽然穿了血流甚多這幾日漸漸生口德美聞言驚異知嫂惡毒遭報但不好明言只得拿些好話勸他

尊嫂嫂聽爲弟把話細表

叔嫂們非弟兄卻似同胞

兄當父嫂當母關係非小

有疾病難道說淡泊相遭

想人生做的事件件有報

或降福或降災不差分毫

嫂近日得此病兆應不好

生搭背是惡病豈無根苗

弟這裡又焉敢談論兄嫂

但世人有幾個不犯罪條

口中逼心中過自己知道

一切過總是要改之爲高

勸嫂嫂從今後莫生煩惱

家中事看淡些免把心操

勸嫂嫂從今後把話記倒

莫講躁莫講傲何等逍遙

勸嫂嫂從今後性情改好

存一片慈悲心百病俱消

倘不然惹下病誰憐兄嫂

氣鬱積有痛苦受盡煎熬

凡得病無非是自作自造

到不如少管閑免把禍招

侯氏素性悍惡聽得兄弟這些言語大大不受二叔你道為嫂之病是遭報應我且問你為嫂到底有那些不好遭這報應或是心不好口不好二叔你要與我說清德美此時欲待不說恐嫂不服只得說道嫂嫂你說你的心好為什麼暗地拏針撇人腸上呢侯氏聽得說出此事不覺滿面通紅想到這事是我一人暗地為的如何他也知道隔了一陣問道二叔你說為嫂拏

針撇人腸上且問你在那裡看見德美就將夢中所見一一說明侯氏聞聽毛骨悚然於是說道二叔一切閑話也不必說你勸我的却是好話以後為嫂不管閒事不生煩惱一切依你所說就是德美說道小弟不會說話還望高見高見未幾嫂嫂瘡好以後為人果然改了癖氣待弟媳也就十分親熱及到第二年弟媳分娩仍是盤腸生侯氏又與他檢洗嬰兒見腸子上針還在撇起但撇處長一肉節只得悄悄取下弟媳仍然不知從此妯娌和睦隔一年嫂嫂侯氏也生一子後來俱長成人弟媳陳氏二子一個舉人一個進士嫂嫂侯氏一子也能成家立業此改過之好報也

高二逐弟

凡父母早故，丟下兄弟妹子，有挨靠全仗自家哥嫂，殷勤撫養。昔廖宗臣娶妻歐陽氏，踰年餘而父母死於疫，遺一女，名閨娘。方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自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隣婦乳養，而自乳其妹。閨娘與女俱長成，歐陽待閨娘獨厚。女曰：「何故薄我？」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亦愧悟，諸凡讓姑。後宗臣爲清河太守，二女笄，富貴家多求聘。伊女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我女者，是謂我愛女而不愛妹耳。終以富貴家先閨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妝奩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

閨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歿，閨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後生三子，中進士。人家惟有小叔、小姑，與嫂多不相睦，爲其作婆婆耳目也。至于父母俱亡，貽留兄弟妹子，則又貪圖家產，吝惜粧奩。從此生心嫌賤起來，也有爲兄沒良心的，也有爲嫂不賢殘害他骨肉的。若能學歐陽恁般慈惠，豈不賢名也成了福德也？修了嗎？今聽我說個丈夫聽信妻言，將兄弟妹子逐出，後得場慘報的情案。重慶府所屬有個高二，娶妻白氏，凶惡無比。高二凡事都聽命於他。繼母所生一弟一妹，弟纔十歲，妹子八歲。父母在日，白氏百般抵觸，父親過後兩年，繼母氣結病年餘而死。白氏將兄弟妹子視若仇人，一日坐

在房中叫高二吩咐道公婆死半年了我日夜替你打算后母丟下一男一女這家業後來要與他平分小妹又要辦嫁奩都是你的後患哩你也在打主意沒有高二說這也說不來了是自家兄弟妹子嗎什麼後患白氏把眼睛一輪怒說道蠢棒你把我的話想到靡有驚得高二把頭一仰脚桿一彈細聲答道你有話又不說完你不指點我我曉得想那樣白氏說蠢棒你與他們各家一個娘什麼兄弟妹子要緊得狠想你如今就有兩個女子我生育又密你後來掙得贏麼依我說趁此時磨鍊他若把兩個除脫了還在那去買田那你樣樣教你也未必唱得出來我不過背地裡替你打算爲不爲憑在你與我何干高

二說喚你提醒我是好的嗎難道我還拘令麼

我賢妻說的話見識不淺 真好似看告示句句良言

想高二這幾年時運未轉 做事情回回子不逗竿竿

多虧得賢淑妻日夜指點 百般事提醒我算你耐煩

他一母我一母原有界限 除脫他豈不是獨享田園

卽忙出房高叫兄弟妹子跪在堂前罵道你兩個閻不死的從今後要檢柴要挑炭要與嫂嫂洗衣服替種菜園引娃娃打猪草挑水煮飯今年錢緊不請長年柴房放有草薦清早起便牽牛喊叫應聲倘若遲慢要你兩個狗命這一席話兩姊妹魂都唬吊了立起身來也不說話含淚向灶房去正在訴說不料他

嫂來竊聽說他兩個唧唧嚶嚶拿起有節的柴棍亂打他哥又
接手打一陣可憐嫩骨頭虧得他下手從此日日打罵內外驅
使晝夜不停又冷又餓磨得不像人形一日兄妹檢柴回天色
向晚妹說餓得很他哥心不忍去偷點冷飯與妹吃恰遇着他
嫂闖到抓出去憑他哥哥看他兄妹受苦不過跪地哀求哭道

跪塵埃把頭磕

叫嫂嫂又叫哥哥

可恨我望不死的鬼兩個

哥嫂開恩容我們細說哥呀

這幾月苦受磋磨寔寔難過

你看我瘦骨頭打得皮肉破

你看我爛破袴冷得一身簍

日夜裡捱冷又捱餓

只餓得我一身肉落哥

一刻不住手一時不停脚

一餐一碗飯如何受得過

最可憐妹妹年小身又弱

你看他破爛衣衫片片脫

雪霜天亮紗紗

一雙光脚生皸口

痛不過嫂嫂叫他是兒的婆

爛草薦臭蟲多

一夜何曾睡得着

黃毛韃結雀窩

虱子只見滾蟣子會索索

搯起姪女像牛駝

屎尿背上窩那有衣裳換

着一陣霜風只吹得牙齒搯

還要叫他站起搖

怕他笑又怕他說

半桶水拾不過門雙手拖

說他没本事罵他短命鬼

鬻骨頭無有下落

指眼淚灶前吹火

搭板橙灶後洗鍋

房內一聲喊

稍有一點錯

你看他肩膀上額臉上

揭不完的舊瘡亮

這苦慘看如何

回家來柴房坐

眼中不住淚珠落哥

沒奈何進灶房去把飯撮

你只當兄弟妹子傭工做活

叫化子口念彌陀

又說要燒烘爐送去拷脚

不是柴棍打就是用針擻哥

數不盡的新傷痕

你手把胸膛摸一摸

今天午飯過檢柴上大坡

妹說他肚中飢餓

你叫我如何看得過

不料嫂嫂來撞着哥

你只當打發個

高二覺得心中難過白氏說蠢棒你難道要信他的話麼他說
我們未拏他吃嘍說我們在刻苦他兩個嘍這話說去纔好聽
嘍於是高二就冒起火來連打帶罵

罵高二合妹子真好大膽 說的話放狗沖好不耐煩

白氏說我說他兩個人小鬼大麼這都是你慣勢了正個
就惹氣他兩個背地還說多少空話我沒有向你說得

我家中不許你在此久站 你各人出外去討吃討穿

再等他兩姊妹坐在一屋 過後的你不消與我見面

我們還怕要替他搬開 依我說道是儘他兩個出去

打死你不過是一脚一拳 免得在你面前于你眼睛

你的娘是後母比甚還淡 有家財不分你難道告官

噫他們都想分家財 收拾起各自走不必遲慢

哥哥你叫我兩姊妹

走到那裡去嗎

哎呀哥哥既如此請把妹留

在家中我一人出去就是

到不如同一路休要留連

哎呀莫打呀哥今晚黑了
等待明天再走也不遲

等不得到明日今晚就散

你不走動蠻法要過脚尖

哎呀莫踢呀我
們起來走就是

我的妻拿沙鍋又拿斗碗

你與我揪出去齊把門關

他姊妹兩個
在門外大哭

出門來放悲聲把兄叫喊

我姊妹有何罪受此熬煎

週身上皮合肉都被打爛

不由說打的打揪的就揪

全不念手足情一體顧盼

叫我們去討飯其心何安

一路走一路哭又不看見

哥哥呀你
在那裡呀

叫妹妹擎手來我把你牽

爹媽在姊妹們何曾討賤

到如今落了難好不慘然

今夜晚草樹下暫宿一晚

想不去在家中也是作難

母老虎說句話哥哥膽戰

圓轉的又誰個肯去轉灣

到不如姊妹們遠方逃難

這都是無娘兒痛苦難言

他姊妹被逐已有數月夜來巖洞安身一日餓不過去在大路
邊土溝內撥生芽豆充飢正遇本縣吳太爺私下查訪路過見
他兩個眼中流淚想到其中必有緣故叫他前來問為何偷人
萌豆吃他兩姊妹跪地哭訴苦楚太爺大怒即帶回衙出籤將
高二夫婦喚來問你有多大家務高二說收一百多石穀子問

有弟兄否說無有弟兄老爺說你一人享富足就該要做些好事高二說小人時時做好事就是叫化子來無一個不打發太爺說目下有兩個叫化子你未打發到高二說並無有打發不發到沒有哩高二面如土色只是磕頭說這是我妻子做的呀太爺大怒質對一番將白氏打嘴二百又剝去衣服打條子二百高二打嘴一百杖四十又喚高三岳丈余定元到案將家產二股中分令余家女與高三當堂成配余定元代理家務妹子跟高三撫養後來斷令高二備錢三百串作嫁奩一時人人稱快白氏喉痛而死高二不上一年身亡從此絕嗣家業盡歸高

三看來爲兄嫂的切莫學高二夫婦得此絕嗣慘報可也

仲仁遵批

湖廣總督部堂甘 爲本省翰林院沈仲仁 弟 戶部尙書沈仲義分產不均由縣至道優劣不分未能斷案具控湖廣總督部堂詞批

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情仁也鹿得草而成羣蟻得食而報衆義也蜂分君臣雁列次序禮也鵲鳥入巢而知風蚯蚓出土而知雨智也雞非晨而不鳴燕非社而不至信也蠢然一物尙知五常况人爲萬物之靈豈無一得兄入翰林書通萬卷豈無治弟之才弟掌戶部焉有訟兄之理沈仲仁

而不仁沈仲義義而不義不仁不義非賢良之所爲無弟無兄乃人倫之大變爾兄弟莫以小事而傷手足之大義古人云同田則富分食則貧弟兄同胞一脈生祖父產業不必爭一回相見一回老弟兄能有幾時春當盡五常以勸世急思改過以自新倘或執迷終不悟定依律例以擬刑本部堂一片婆心爾弟兄再思可也噫世有不仁不義之弟兄可不以此爲鑑哉

狗報恩

清朝四川叙永廳永寧縣離城三十里地名和風嶺一人姓吳名廷貴娶妻毛氏四十無子弟名廷珍妻李氏年僅三十所生

一子忽廷貴久病不愈是年三月初一往縣求醫途遇一人名李矮子此人生平殺犬賣肉營生是日牽一黃犬大見廷貴雙眼流淚似有求救之狀廷貴不忍以兩串錢購買此犬牽回喂飯時乃對大說我今日救你性命在我家勤把夜防黃犬點頭會意不料廷貴病勢沉重醫葯不效自料不久於世只得呼弟廷珍至前含淚囑咐一番

廷貴一見兄弟到 珠淚滾滾往下拋 兄的病體沉重了
怕的分離在今朝 我有一言來相告 賢弟仔細聽根苗
爹娘去世弟年小 家中事務兄任勞 盡心爲你把親討
一家和順過終朝 賢弟敬兄本盡道 家中從未把氣淘

惟願弟兄同到老 大商小計把家操 萬一爲兄病不好
還要耐煩莫心焦 自古富貴由命造 聽天安命福自招
莫把銀錢看緊了 廣行善事最爲高 或刻善書或修廟
或是修路或修橋 積善自然有善報 近報自己遠見曹
還有一件事緊要 緊記心頭莫荒拋 房中丟下毛氏嫂
還望賢弟另眼瞧 他惹惡氣常勸導 免得家中生蹊蹺
身懷有孕還罷了 不知是女是兒曹 若是生兄弟要保
長大成人報鞠勞 若生是女弟善教 對親擇配訪富豪
兄無一男半子輩 單單望着這點苗 當看親生來看照
兄在九泉也逍遙 轉面又把賢妻叫 爲夫言語聽分毫

皆因你我少修造 船到江心弔了梢妻 莫因我死生煩惱
保重六甲顧兒曹 凡事要依二叔教 妯娌莫論低和高
萬一生子就好了 不枉立志守節操 咽喉哽哽情難保
倒卧牙床赴陰曹

廷貴囑咐已畢遂瞑目而逝廷珍盡力安厝守靈一月出外生
理月餘未歸那黃犬每日在廷貴墓台卧守日西方歸再表廷
珍之妻李氏性素狠毒見嫂身懷有孕不知是男是女若是女
且罷若生是男豈不把家財分散待我去請催生婆到家等他
分娩不管是男是女拿來治死埋之豈不是美計議已定誰知
這隻黃犬不顧己子每日不離毛氏身旁俟五月初一臨盆生

下一子毛氏昏迷不醒，李氏即將衣胞踏口，未聞其聲而死。命陳氏穩婆悄悄拏去埋了。黃犬情急，跟隨入山，俟埋訖，四脚跑土，將土推開，見小恩主還活，卽啣歸倉下，將犬子咬死，留乳哺子，以報廷貴昔日救命之恩。正是：救人無義，救狗有情。自此毛氏常與李氏嘆惜，泪滴如雨。至五月初五，毛氏偶然出房，黃犬一見，便搖尾大喜，啣住毛氏衣襟，扯至倉前。毛氏仍不解其意，黃犬鑽進倉下，將乳子口啣出來。毛氏驚異，抱歸房中沐浴，更換仔細，一看面貌，恰似大夫一般。心中猜疑不定，探問李氏前亡今存之故。李氏無言對答，愧回娘家。毛氏見事爲眞，急命人同往坑邊去看，空空無人，轉歸房中，再將此子拘看，果眞

無二不覺心如刀刺，抱子大哭一場。

抱姣兒這一陣咽喉哭破	止不住傷心淚暗往肚落
兒的父臨終時對娘說過	須保守這六甲莫要忽畧
娘平日或行動或是坐臥	並不敢大着胆轉身動脚
十月滿兒生產娘已昏惰	三魂杳七魄飛幾見閻羅
還陽來問二孀是個什麼	二娘說是姪兒已死未活
檢起來硬怏怏死人一個	想必是胎中壞也未知覺
娘叫他拿裙片好生包裹	命穩婆挖土坑埋在山坡
每日裏想姣兒其寔難過	未必然我毛氏這樣命薄
生一個背爺兒難接香火	思量起不由我心如刀割

誰知道李二嬪設計害我

起狠心謀家產獨吞私落

無義人有義狗古言不錯

纔將我姣姣兒救回倉脚

這件事從古來未曾見過

正是那善惡報不差毫末

這一陣哭得我心頭冒火

罵一聲李二嬪天殺惡婆

一無仇二無冤恨我怎麼

虧了你忍得心下得手脚

論家財要強分也是小可

絕我後想獨占令人可惡

這件事我豈肯容易放過

趁此時不說明禍難躲脫

經四隣投保甲來把理剖

我叫你毒心婦怎樣煞擱

毛氏痛哭了一陣投經里隣約保協同族戶察勘情形眾皆且異且傷俟滿了一月即同稟縣主將李矮子吳廷珍李氏穩婆

陳氏黃犬一同隨籤赴案縣主升堂毛氏將前事一一訴明縣主當堂審驗此事若真本縣申文上司旌獎於你如虛本縣按律重治決不姑寬毛氏即將乳子放在大堂黃犬仍前乳哺縣主得其情莞爾笑曰此真難事也遂賞毛氏一面銀牌回家撫子成人李氏陳氏各掌嘴八十羈下廷珍教妻不嚴笞一百李矮子殺犬不仁杖八十令改正業訊畢縣主申文上司令建修恩狗亭以李氏謀害姪命照例擬刑發配充軍念氏待嫂一月姑寬改罪徒三年陳氏穩婆戕殺人命杖一百臉上刺字曉諭天下奈李氏居心不良惡貫滿盈陽法雖然寬貸而陰律究不容情徒罪未滿慘死於獄古言起心害人終害己報應昭彰

定不差世之欺孤弱寡者急早回頭可耳

陸英訪夫

昔順天府將樂縣有一人名叫黃勝之父母皆亡只有一妹名陸英自幼許配馬良生為妻良生父母嘗開叙我見宜早婚娶那馬良生當時有云若要洞房花燭夜除非金榜掛名時怎奈馬生家遭大難一貧如洗父母雙亡後上京落第遊學四方流落未歸且說那黃勝之最好賭博窮極計生累次逼妹改嫁陸英不從一日逼之不過放聲大哭

黃陸英被兄長迫逼不過

噫你那一哭就唬倒我了

忍不住放悲聲珠淚滂沱
妹只哭命運苦父母亡過

並不敢來放躉唬倒哥哥

父母死了就該依我保若苦爭到馬家則甚

我哥哥這句話說得有錯

許馬家是爹娘幼年定奪

父母死了馬家窮了各人另自打起主意宜乎趁早些

馬家窮皆是我前生修錯

雞隨雞犬隨犬再無移挪馬公子一去未回曉得在否

縱死了守一世不望結果

要改嫁除非是我頭割

要守在別處去守莫在我這裡守哥哥呀

縱不能重妹情你莫看我

也當念父母面手足不多

弟兄雖不多女生外向難道還分些與你不成

雖說是不分家也該養我

帮你做並不是空吃空喝

希罕你做你吃誰人飯穿誰人衣既這樣說與我把衣裳脫下來老乳母在旁說道大爺就是老主人未遺產業姑娘全是哥哥撫大也不能這樣說勝之說他既不聽我的話我就不把他吃不把他穿穿吃既靠我就耍百事聽憑我

黃陸英聽此言寔在難過
把簪環與首飾概行盡脫
又脫下紅綾襖身穿濫破
當着嫂哭啼啼交與哥哥
轉面來見爹娘靈牌二座
怨二老你當初錯生於我
在陰靈看此情可曾知覺
黃陸英這一陣咽喉哭破
氣不轉痰聲响昏死靈棹

乳母見陸英昏倒救回房中過了一刻醒來商量乳母上京一
則訪問父親故交二來打聽馬生消息乳母說道主母在日早
知你兄長有不容你之情私與我銀子三百作你嫁資今拏作
路費各自去罷若是在家決不容情夜靜乃私下出門在路不
多日到了北京竟思欲見馬生先行修書陸英於是寫書一封

隨包銀子幾錠付于乳母送于馬生馬生見書中情由不覺雙

目淚下

看罷書好一似心如刀割
這一陣忍不住眼淚如珠
這件事皆是我把他錯誤
寔在把你小姐含冤負屈

這是他命醜也
怪不得相公
虧了他閨閣女跋涉受苦

賽得過孟姜女千里尋夫
我的妻來我我多虧乳母

何日裡把恩德纔得報復
只要相公上進
自然提拔來
黃勝之無義賊定要掃除

我若是此一回青雲得路
多蒙他贈銀兩助我讀書

你回店對小姐多多上附
那時節我纔把小姐報復

到來年春雷鳴若步蟾窟

你二人在店內暫且居住 莫怪我此時節多失照扶

後馬生聯科狀元陸英封為節義夫人馬良生即授松江知府
走馬上任再說黃勝之日標夜賭家業蕩盡與洋江大盜同黨
一日在碧江口見一官船泊岸黑夜上船行竊官差驚醒眾盜
已走惟黃勝之一人被捉責打四十大板鎖在船尾這官船正
是馬良生上任的船次早陸英至船內看見黃勝之即與馬良
生暗言原來兩郎舅因未過門故不相識馬生聽了陸英之言
即吩咐把強盜帶至任所漫漫拷問迨至上任事畢陞坐大堂
親審黃勝之一案吩咐將勝之帶上來勝之跪稟道

尊一聲大老爺容我細表 細聽我善良民訴說根苗

我非是紅黑黨江洋大盜 我本是清白民詩書兒曹

多只為家貧窮方把飯討 遇匪人勾引住才犯律條

武藝低一做案祇被捉倒 望老爺饒恕我初做遭

馬良生道你是初入匪黨那賊頭住在何處姓甚名誰黃勝之

又把賊頭一一說明良生當堂即書籤票差人前去捉拿又把

勝之重責二百筋條收監押定候賊頭到了再行對審勝之進

監住了幾日嘗着監中之苦因而嘆惜

想起我黃勝之識見大淺 為什麼自幼時好賭銀錢

輸窮了做的事便不顧臉 大不該逼妹子改嫁得錢

我妹子逼不過逃出外面 到于今還不知身在那邊

聞聽得我妹丈官高爵顯
無妹子出嫁他怎好近前
失去了這門親福分本淺
犯此案不能够求他周全
悔不該逼妹子不能見面
悔不該跟強盜偷銀劫錢
到於今破了案大失體面
玷門戶辱宗祖怎立人前
受官刑只打得皮開肉綻
坐監牢身長在屎尿旁邊
怕強盜越了獄腳鐐手鍊
禁子們用私刑拷打銀錢
每日裏一碗粥肚子餓扁
每夜間上匣牀寔在難眠
到冬天冷透了不炙火燄
到熱天蚊蟲咬不許熏烟
磨死了把尸首拖出牢眼
人看見只叫罵並不哀憐
怨只怨我自己錯了識見
受苦惱受辱賤性命難全

這且不題再說承差捕役不甚多時就把黃勝之的賊頭拿到
馬良生坐堂吩咐監中提出黃勝之與賊頭對審那賊頭原與
黃勝之無仇無冤當堂也就說黃勝之是初做此案也本是他
們勸入伴的馬老爺聽了便說道你們做賊之人也說良心話
足見非良心死盡者何不聽我所勸改邪歸正不做強盜賊強
盜叩頭稟道小人們願聽老爺的指教

有本府坐大堂良言說破
叫一聲強盜們你且聽着
嘆你等非痴愚亦非懦弱
皆因是走錯路自入網羅
生平來好頑耍又好吃嗑
好嫖賭好懶惰不好做活
只幾年把家業盡敗脫脚
假光棍少真能性命難活

無路走纔動手小摸小擢
跟老賊學徒弟分贓狡夥
偷耕牛偷布線雞鴨也捉
失主家報了案官差查捉
法堂上想辨脫盜賊非我
又拏住真贓証萬難辨脫
一到監禁子們就把衣剝
一把草風成窩橫身難過
平日裏常自稱好漢是我
磨不過纔默怨自己做錯

貫了手胆漸大想做黑活
偷銀錢偷衣物又偷綾羅
好財喜到了手心怕露脚
拿賊伴拿賊頭又抄賊窩
王法嚴只打得七死八活
招了供收進監苦受折磨
還問你要銀錢私刑勒索
還要把鐵鍊子鎖住手脚
到此地你自然形神消拖
法已犯是如何逃走得脫

縱然是案還小不把頭割
異日後見親友羞慚難過
若不信請看那盜賊結果
到如今回轉心從此改過
也免得日夜愁案發拿捉
幸喜得你前日上船害我
愿你等聽我言迷途打破

又曉得到幾時纔肯開活
有祖先和兒女被人輕薄
那一個做賊的得享安樂
尋一條正直路漫漫過活
也免得買差役無奈他何
未做出大案來還好煞角
我上邀大大恩把你開活
馬老爺勸畢眾賊叩頭道小人們從此痛改前非若再做賊大
人莫留我們之命馬老爺此時當真開恩把別的賊放了惟黃
勝之交差還帶住三日飭差解回原籍到三日後勝之前行後

面跟一車子勝之到家那車也到他家勝之間車何來差人答曰你不知我們的大人他是那個罷就是你妹丈馬良生這車上的箱子是你妹子送你的你收下黃勝之聽了如聞霹靂之聲大驚問道這大人就是我妹丈嗎我妹子在衙內嗎我真該萬死望你們回去多多拜上我妹夫妹子你說我自知罪以後愿死心歸正勝之後來果然做了好人不是得有好妹子安能有此樣結果

胡耀欺兄

昔吳門城外有胡姓兩弟兄兄名胡榮弟名胡耀父母亡故之時榮方十八歲耀才十一歲家室無幾賴榮平日勤儉尋着小

小生理養活兄弟又送兄弟學堂讀書不幾年漸漸積得有二百餘金胡榮娶了妻室尤氏胡耀也就長到十八歲家務不理暗地出外賭錢其兄知道那晚胡耀歸家其兄叫至席前飲酒細聲說道積錢猶如針挑土用錢猶如水推沙兄弟緣何出外賭錢呢胡耀答云未曾胡榮見兄弟不認想到半生辛苦纔積得幾兩子兄弟又如此不成不覺兩目含淚說道

叫兄弟你不必這般痴愚

想人生在世上不可疎忽

我弟兄年輕輕亡了父母

又未曾丟下有田土房屋

是爲兄獨一人勉強支住

朝謀食夜謀衣汗濕衣服

小生意賺的錢將你養住

又怕你性愚蠢送你讀書

十餘年稍稍的振起家務

只望弟同料理光犬門閭

又誰知十八歲執迷不悟

白日間去貪賭夜不落屋

那一個貪賭的有了好處

那一個貪賭錢買了田廬

從今後兄勸你錢要莫賭

買田業繼宗祧纔算丈夫

言到此不覺我心中痛苦

叫兄弟早回頭切莫糊塗

胡榮將兄弟勸了一番心中暗想男子無妻家無主不免與他娶房妻室將他絆住以免在外胡爲就央媒說合娶下妻子李氏誰知纔娶還好不上一月之間仍蹈前轍胡榮勸他不聽說他時反轉橫說胡榮萬般無奈便與妻尤氏商量若不與他分居恐些微家業被他蕩盡連累受窮於是卽請隣居親戚與他

分家將銀錢器物兩股均分停當這胡耀與兄同居還有幾分忌憚及至各居越發肆行無忌了日賭夜嫖不上一年多些遂將所分銀錢盡行費完漸將器物賣盡身上襤褸飢寒交迫其兄見之心甚不忍欲待收他回來又恐故態復萌欲不管他又恐無錢流爲下賤那日胡榮所生一女名金英結婚過庚請客將胡耀叫來陪客耀身穿破爛甚是不安客散榮謂耀曰弟至今悔也不悔耀答曰從前錯了焉得不悔榮曰弟旣知悔兄舖內尙缺人帮理能痛改前非可到兄這裡來帮兄照看弟媳月給食費榮將舖內之錢簿據交弟經理他便出外辦貨去了不料好人多磨難未上兩月在外染了疾疫卽速歸家病倒在床

急忙請醫調治，花費數金，病猶未好。又傳染其妻，可憐女纔六歲，不過遞茶送水，全然要靠胡耀備辦藥餌。豈知胡耀盡昧天良，不以兄嫂為急，乘兄嫂卧病，依然嫖賭浪費一空。兄嫂那裡知道，那日賭債逼迫無計可施，四顧家中別無長物，惟兄一女年幼，遂將金英引出賣錢六千，以還賭債。其兄在床連叫金英捧茶數次，並不答應。鄰婦聞之，不忍隔窗應道：你還在叫金英，金英却被胡二爺已賣與人家去了。胡榮聽得這話，暈倒在床，半晌方醒，叫了一聲天，號泣不已，因嘆惜道：

思想痛哭好傷慘，兄弟做事欺了天。父母早亡兄照看，苦掙銀錢將你盤。千辛萬苦我不怨，望你成個有志男。

讀書生理你躲懶，悄悄出外去賭錢。也會再三將你勸，只說娶妻將你安。偷嘴貓兒腥常戀，兄却為你淚不乾。分居將你來磨鍊，便知鹽鹹與醋酸。不料各居心更戀，未上多年就搞完。見你形容寔難看，又收回來照家園。不幸我把疾病染，仗你請醫把葯煎。金英每日來送飯，茶拿水不離邊。只卧床上未來管，一分家私你盤完。親生姪女六歲滿，不顧廉恥變賣錢。昧心賊子神不眷，無可奈何只叫天。

胡榮哭了這一場，鄰近聞之無不弔淚。胡榮夫婦暈倒在床，不省人事。忽雷雨大作，烟霧沉天。胡榮醒來，只見床前黑形一團。

大吃一驚定睛一看好像是人即喊鄰人來看却是伊弟胡耀已遭神譴頸上挂錢六千挖心出腹舌出目突共說報應不爽即將錢把金英取回眾人幫助將榮夫婦救好復營生理重振家聲後連生二子俱已成名金英許配周家女婿童年入泮從此看來盡友愛者得其福報無天倫者遂遭雷擊勸世之為弟者當以此為戒

古廟咒媳

重慶府長壽縣有汪姓的兩弟兄名汪大當家做生意弟名汪二在家務農父早亡母顏氏在堂汪大娶妻錢氏汪二娶妻周氏弟兄倒還孝和怎奈妯娌不睦各懷異心心欲分家不便

開口因此枕邊說道短長一日汪大趕場回家已近三更一座下嘆口氣道今日收錢等這般時候錢氏道你自己討賤你看兄弟他睡了不覺哩答他做活路累倒了怎不一睡妻停答你在屋他到做你一出門不是睡就是要牛都不放這都罷了還說你天天上街打平夥汪大曰還要說這話待我過天問他且說汪二一日抬石頭砌田坎累狠了因說道今天傷了周氏道你是自賤你看哥哥肩不挑手不拿只圖好耍汪二答曰他要他做生理怎麼得空答噫你說做生理做麼生理他的酒吃多就打酸湯肉吃多就要細茶那像你在家吃光飯這都罷了還罵你光躲懶怕他有點良心嗎答真是這樣罵待我明天問他因

此各忌在心隔了兩天汪大趕場時向汪二說道你在家少要
些要做點活路汪二說你趕場少吃些要積點錢於是你一句
我一句大吵一場去了又說錢氏知是弟媳刁弄扯着黃狗罵
道你這災狗睡倒多窠些牙吧骨周氏答曰如今大小狗多會
窠牙吧骨因此一個一句大罵起來錢氏道我到好心待你你
徧死沒良心二問你有那些好心大答你聽

罵聲潑婦忘恩點 不念為嫂來在先 事事都是我經營
內外活路一肩挑 頓頓一人來煮飯 燒火又去把水擔
可憐菜園路又遠 挑糞挖土作盡難 抽空籬穀把米辦
又代公婆洗衣衫 績麻紡線夜晚趕 新鞋少有上脚穿

出頭槓子先遭爛 辛苦一節有誰憐 你來事事都不管
坐吃現成不耐煩 你不敬我都還淡 反做過脚把我嫌
姪兒姪女碍你眼 惹着就要罵幾天 心想要吃分家飯
刁弄兄弟出怨言

周氏道這樣說來我醜到底你好上天了全不想你自在污糞
中不曉得臭你的過脚怕我數不出來麼錢氏道我有那些過
脚任你說嗎

很心婦人太短見 得了欺頭不甘心 婆婆東西是你檢
衣服首飾盡拿完 哥哥當家銀錢便 任便任使不阻攔
姪兒姪女一大串 大小都把好衣穿 你的親戚有酒宴

要送禮物誰敢言 如今衣服數十件 假說是你嫁奩衫
我來從未得一點 全靠紡績做來穿 這些事情都不嘆
待我心思寔難言 初來三天就分飯 鹹菜不肯分一罈
菜蔬好的你皆要 全無公平只用尖 如今你心還不滿
反刁哥哥出怨言

錢氏道你要這樣說我兩個今天不得了 我把你的說來叫你
要入地洞周氏道我生平無虧欠不怕你們說

背時婆娘死了臉 要與我把算頭搬緊你氣
你的娘家乾黃鱸 過門偷藏把箱填偷了好些
每逢打米藏一半 賈了買花縫衣衫快數出來
大哥莫說二哥

賣來多被人奪騙 與他角孽不便言你上的當
又還少

娘家無吃常來看 私拿錢去把家盤拿了幾回你
如何不捉住

某回黃豆二升半 親眼看見在床邊那是我拿
做豆腐的

某回糯米你去研 又藏一半灶門前偏然你都
訪得到

某回又藏十個碗 某回又取一罈鹽你都拿了
我不拿

事事都被我看見 瞞着婆婆欺了天那像

無怪如今把賬欠 因你偷藏起禍端

周氏道要講這些我說些出來叫你狗臉無放處你的事怕我
不曉得麼錢氏道我有甚事你曉得你說嗎

厚臉婆娘要亂談 我今與你一盤端儘你氣
力端

每每與你把背墊 做事益脚玩得尖 你不該放些

偷米恐怕把形現 帮手買囑小長年 我買活長年做甚麼

我與婆婆出外面 開倉就把穀子擔 挑了好些

一回要賣兩三百 拿回娘家生利錢 逢你生期送幾串

哄得婆婆心喜歡 若是開倉人看見 假說喂雞穀已完

支人待客爭到辦 好菜拿與兒女餐 去年坐月我生產

雞肉好的你吃完 未必光替你辦 針頭麻線你用乾

還說你總看得寬 若稱綿花要多半 就說兒多要包纏

本要包纏拿去不紡死躲懶 情人做了一大半 常對婆婆誇能幹

總說弟媳不相干 你的心腸難窺看 害人妖怪欺了天

兩妯娌你說我我說你吵冒火了一架打起都去投人族下人
同來勸道你們婦女不明道理聽我說來你聽家庭之內原要
和睦妯娌和而後家道興你們為嫂子的要讓得人若是寬洪
大量把弟媳愛重得好縱有閑言也不說了為弟媳的要忍氣
若是聽說聽講把嫂嫂恭敬得好縱有空言也不講了那還有
角孽的縱由你們忍讓不得即如穀米動用終久都是你們的
何苦要偷藏古人云家賊難防偷繼偷梁人家窮了的多半象
此每見好偷藏的不是先窮就是惡報更有買黑貨的原無良
心價錢輕的他纔買買了不惟錢不敢問他要你看種田辛苦
得來你們拿去送人不想掙得兩文你們也分得一文何苦拿

來賤踏今勸你兩妯娌過後不要如此族人勸了一番那裡有信於是你也睡我也睡都不煮飯婆婆奈不何就要分家錢氏聽得私對婆婆說道如今分了也好弟媳全然不論見樣偷樣若分了與婆婆一天一鑽肥肉還得些安樂周氏也暗對婆婆說道家再不分嫂嫂偷窮了他的私錢盡是偷去積的若是分了婆婆要吃那樣我都辦來何苦一惟討息氣婆婆見他們都要分因此就把家分開誰知分了各想積錢汪二常在外貿易可憐顏氏在家十天多受淡泊一日顏氏生期正在汪二家周氏相道今日婆婆生期客來辦席又要用錢於是叫婆婆往嫂嫂家過生錢氏一見想到明天纔該我養爲何今天來當

時又叫婆婆莫來周氏是婆婆轉來不准進屋顏氏無奈回至路旁土地廟前坐下進退兩難大罵起來了

罵聲媳婦喪天理	不替婆婆生憐恤	你今享福從何起
苦我當初把家積	只望你們能和氣	長在一堆不分離
誰知角孽又嚷嘴	吵吵鬧鬧不清言	因此把家來分理
替你兩個把禍熄	只想我不討息氣	坐食現成得安逸
誰知兩家分彼此	多養一天都不依	要提養膳我本意
你說年老難淘力	一家十天服事你	頓頓葷菜不消離
誰知分家反了意	各想分家把錢積	油鹽減省只顧已
幾回氣得淚珠滴	這些還都是小事	可憐今日我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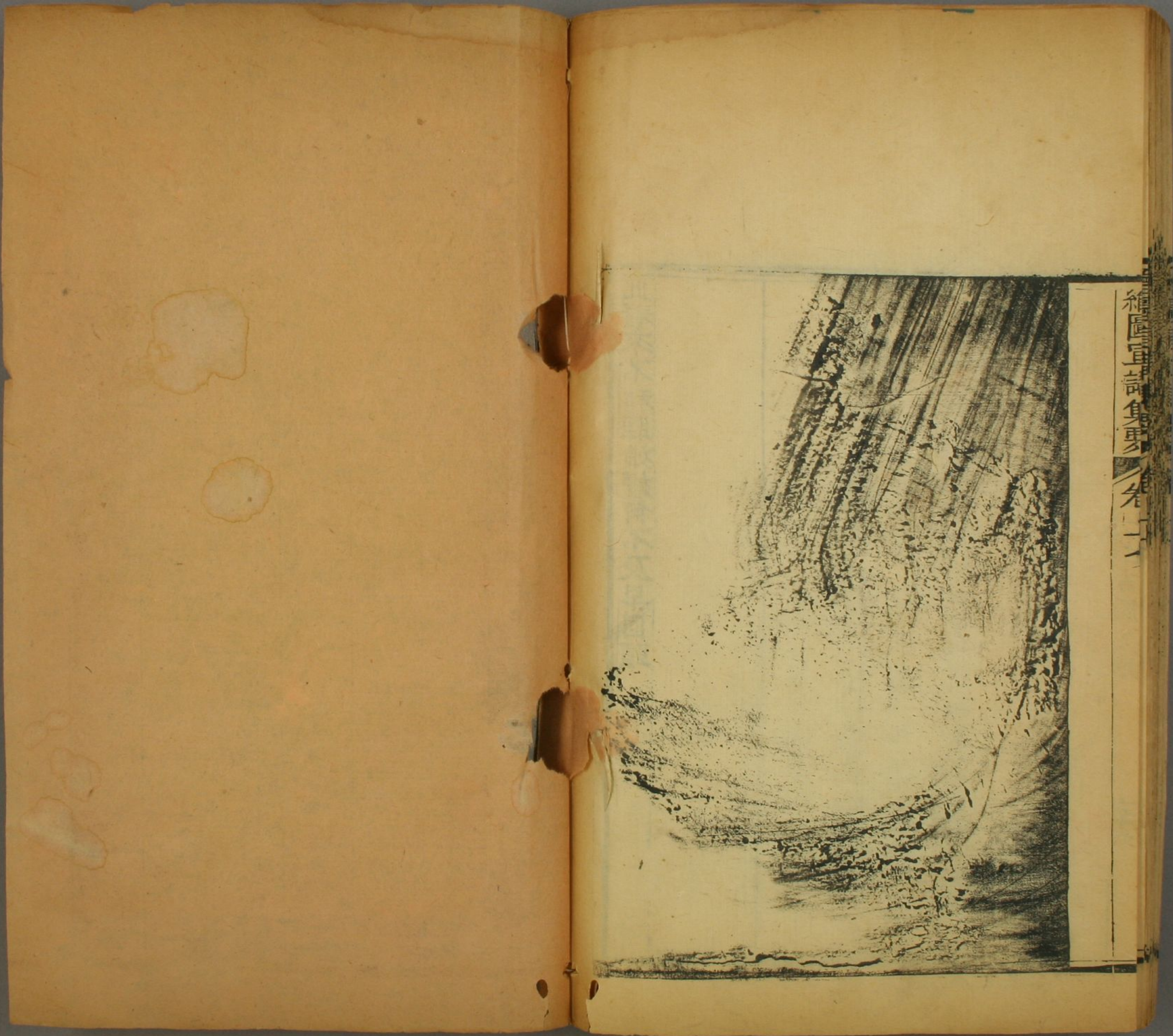
你推我來我推你 逼我在此好慘悽媳婦

虧你心腸過得去 滅盡倫常罪眉齊 如今我到忍得你

怕的天爺不肯依

顏氏正在哭訴咒罵忽然錢氏周氏喊天叫地而來走至廟前
跪下說道大神罵我妯娌不和該今年八月內同爆肚子死拏
入陰司受罪今日又觸怒婆婆罪不可容少時五雷劈身你兩
個兒好貨財不顧親養若不改悔亦遭雷擊婆婆快請回家媳
媳死不可待顏氏聽說急時就走方纔到屋一雷將錢氏周氏
兩首打得粉碎汪大汪二聞信回家唬得魂不附體仍舊合做
一家奉養老母兄弟二人亦各有二子誓不再娶出門貿易從

此看來不和睡妯娌何不及早回頭



繪圖言身野
卷二十一

